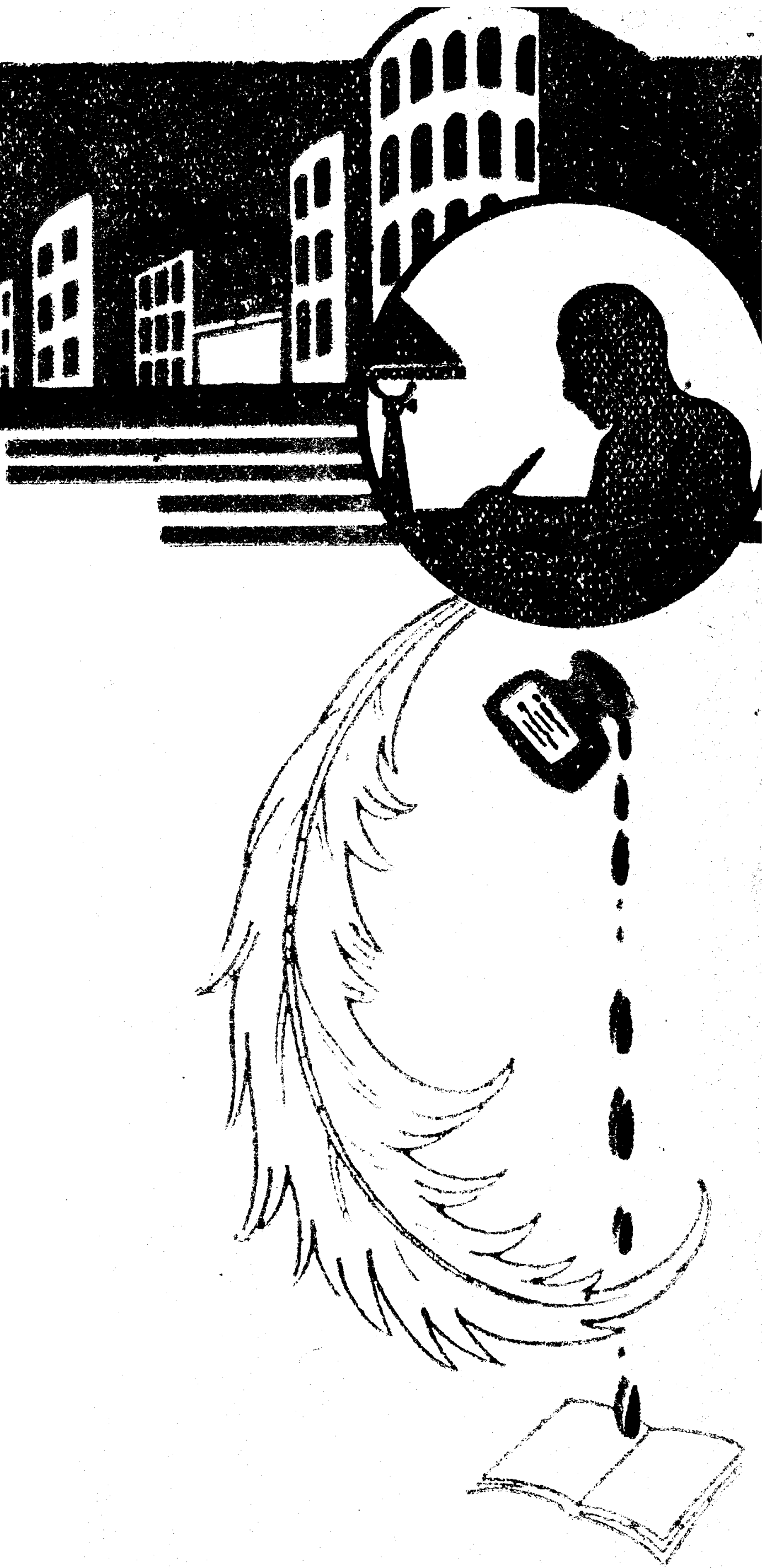


薩坡賽路雜誌

廣益書局印行



薩坡賽路雜記序

這一冊雜記，內容都是關於文藝方面的。體裁呢？可說是一冊『新式的筆記』，也可說是小品文。

書名叫薩坡賽路雜記，似乎有些奇怪，也許有些人看了要莫名其妙。其實，毫不爲奇。也不過照中國老式的筆記題名的方法一般，題作『某某齋雜說』『某某閣叢談』罷了。

原來薩坡賽路是上海法租界內的一條路名。『薩坡賽』三字是從法文翻譯出來的，在中文裏根本沒有意義。我取他做書名，也不過拿他代代齋名，閣名罷了；當然，我這一冊筆記是住在這條路上的時候寫的。

也許有人說：『路是公有的，不像齋和閣是私有的，你不能拿來用。』我道：『不然。譬如村或山或其他類似的種種，也是公有的，

然而從前也有人拿他做一人所著的書名。只要是在那裏住過就行。』也許有人說：『路名是太俗了，不能用。』我道：『今人正要俗，不要雅，萬萬雅不得！不但今人，就在古人也有先例。唐人許渾住在丁卯橋，他的詩集就叫丁卯集；宋人周密住在癸辛街，他的筆就叫癸辛雜誌。這都是古人的先例。古人不怕俗，我更倒要怕俗麼！』

以上就是我這一冊書命名的說明了。

除此以外，沒有他話可說，內容如何？讀者讀了原文自知。

和這一冊書同性質的書，我再有兩冊：一冊名叫文藝古老話，已交南京正中書局，不久可以出版；一冊名福履理路詩話，已在報紙上登載過，是否要印單本，現在還沒有定。順便在這裏提起一筆。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作者自序

薩坡賽路雜記

一 古代的嘆五更與現在的

識字運動

從敦煌零拾中，讀到幾首唐五代時的民間的俚曲。他名爲「歎五更」，這當然就是後世所謂「五更調」的來源。內容是一個失學的民衆的自歎。在今識字運動的時候看起來，覺得當時的民衆自身感覺到不識字的痛苦；而今日的民衆却少有這樣的自覺。

當時這位民衆的自歎，思想雖不免有些陳腐，然這是時代的關係，不必多說，而在原則上說，感覺到不識字的痛苦，總是沒錯

的。

現在且不去管他，只把那「歎五更」的原文抄錄如下，隨便看看。

一更初，自恨長養枉生軀。耶（同爺）孃（同娘）小來不教授，如今爭（今作怎）識文與書。

二更深，孝經一卷不曾尋。之乎者也都不識，如今嗟歎始悲吟。

三更半，到處被他筆頭算。縱然身達得官職，公事文書爭（今作怎）處斷。

四更長，晝夜長如面向牆。男兒到此屈折

地，悔不孝經讀一行。

五更曉，作人已來都未了。東西南北被驅使，恰如盲人不見道。

二 新字

好幾年前，我在西門方斜路大吉路口，看見一家小店，他的招牌上，將「罐頭食物」的「罐」寫作「罐」，又在五馬路看見一家織補店，他的招牌上，將「補」寫「繡」。當時我覺得他們的這些別字到別得很有意思。簡直可算是「新字」，不能算是別字。最近又在霞飛路一帶，看許多家（不止一家）小店兼賣糖果餅乾麵包之類，他們的招牌上，多將「包」字寫作「飽」。這雖然是既「別

「而又「繁」，（不是簡字，而且和簡字相反），然而也不是毫無意思。

這幾位民衆，創造他們的新字，他們不必著書立說，更不要報紙宣傳，也不管人家承認不承認；只管他們爽爽快快的實行。

然而却也暗合學理，所以才能彀行得通。他們能行得通，就是他們的本領。然而他們的本意，並不想要自作聰明，自稱為創造家，他們只是暗合社會的需要，無意中寫出來的，倘然有意要寫，就未免要矯揉造作了。因此我又想到現在通行的許多字，也無非是這樣的產出來的。例如「盃」變為「椀」，為「碗」；「綿」變為「棉」等等，豈不也

是由許多的「無名倉頡」弄成功的麼？這一說，對於新字運動或簡字運動，或者可以當作一種參考的資料，因隨筆寫出如此。

三 小品文的來歷

今日文壇上盛行的小品文，大家沿用，而往往不知其來歷。今按，「小品」二字，乃我們和尚的「術語」。佛經詳者爲「大品」，略者爲「小品」，普通也不標明「大」「小」，只稱爲「品」。在許多部經中，「品」字的意思，往往同「章」「節」……等差不多。

照這樣說，「小品文」的「老家」是在佛經中。爲甚麼今日的和尙不會寫小品文？而

居士們却會寫？

四 易實甫與袁宏道

頃見易實甫的「觀操」詩云：

萬耳如一耳，萬目如一目。萬手如一手，萬足如一足。已得十八九，不愆四五六。我有至訣更願諸君讀：

萬心如一心，萬腹如一腹。

這首詩的結構頗奇。因憶袁宏道亦有西湖

詩云：

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住，一日湖上臥。

兩詩略相似，畢竟易勝於袁，因易詩有意義，袁詩毫無意義也。實甫他詩亦不盡佳，

但此詩却極妙。

五 蒙文三國故事

在前不久的時候，看見南京的報上，登載一條新聞，大概是說：最近有人在成吉思汗的陵寢那邊，發現了一部蒙古文的書，據說是成吉思汗寫的。其書分爲三大部份，而其第二部份，是「三國故事」。

我們都知道三國志演義，有滿文的譯本，而且在滿洲人剛入關時，用兵的方法，多半是從三國志演義中學得來的。却不料蒙古人在那時候也有這樣一部「三國故事」。

現在的通行本的三國志演義，在宋末元初，還沒有出現，那部所謂「三國故事」，

當然不是根據後來的三國志演義而譯成的。然可決定他是同性質的東西。本來說書的人講三國故事，在宋代已經有了，可以說：那部蒙文「三國故事」，是根據宋代說書人所用的一種「話本」譯成的。當然，漢文原本已失傳了。然內容總是只會比現行的三國志演義更簡單，不會更複雜。這也是可以從各方面推測而知的。

若說他是根據陳壽的三國志，而用蒙文寫成的，則不在情理之中。

六 對零聯碎

有一次，友人請客，座中有一位無名先生，談及文藝，無名先生云：「大眾語」可對

「小品文」當時大家都以為是「巧對」。

後來我轉述於他友之前，他友云：「中等學生，用大眾語，寫小品文，」你能對麼？

我想：他把「大中小」三字嵌在裏面，到不容易對。又後來，另一人對道：「地藏菩薩，有天眼通，看人間世。」他是把「天地人」對「大中小」，雖不算好，總算別致。

最近上海有某外國人辦了一所「狗學堂」，據說是專門訓練臘狗，守門狗等等的狗學生。又有中國人開的「貓飯店」，據說共有四所之多，都是專門分送「貓魚」於蓄貓之家，而向主人收費的。有人云：「狗學堂」和「貓飯店」確是一個好對子，按，字面不

算巧，難得「狗學堂」和「貓飯店」都是事實也。

七 可笑的「蜺殼字類」

偶然在舊書攤上買到一本對類引端，木刻袖珍本一冊，卷端寫明是「順邑黃莖手輯」，又寫明是「佛鎮翰文堂藏板」。所謂順邑，是廣東順德縣，所謂佛鎮，是廣東佛山鎮。因此，我們知道這本書，是通行於廣東舊式的村塾中的讀物。序文上也說明了作書的時代是清光緒六年。

這本書的作用，是專門爲了教兒童對「對子」用的。各色各類的對法都有。如今且不必多說，單說其中有一類，名稱極爲滑稽可

笑。原來是：「蜺殼字類。」甚麼叫「蜺殼字類」？本人看了不懂，足足的想了一天一夜，才想出來。「蜺殼」就是一開一合的意思。

說穿了也真可笑，就是形容詞中的「遠近」，「高低」，「長短」，「老幼」，「遲速」，「剛柔」；動詞中的「出入」，「進退」，「浮沉」，「往來」等，一起都叫「蜺殼字類」。你想這個名稱好笑不好笑！

這個名稱的性質，有些像是修辭學中的一個名稱。然而也太古怪了，太可笑了。

八 漆沙硯

清人葉名澧橋西雜記云：

漆沙硯以揚州盧葵生家所製為最精。其祖映之嘗於南門外市中得一硯，上有「宋宣和內府製」六字，形質類澄泥而絕輕，入水不沉，甚異之。後知其為漆沙所成，授工仿製。葵生世其傳，一時業此者甚眾，凡文房諸事，無不以漆沙為之。

按此種漆沙硯今日在上海亦可講得。前兩年，我曾在某大公司購得一枚贈與友人。但當時不知其名為漆沙硯，亦不知其為宋時遺製。

我不會寫字，所用筆硯素不考究，漆沙硯究竟有何好處，我也說不出。但知今日上海確有此種漆沙硯可以購得，因隨筆拈出，以

告書家。

九 明人言植物有知覺

植物有知覺，在今日，大家都知道，絕不足爲奇。但在三四百年前人，注意及此，頗不易得。今見明人所言植物有知覺事，愛其新穎有思致，爲錄於此。李賢古懷雜錄云：

植物亦有知覺。試觀有蔓者必附物而纏繞之。物有遠近，則捨遠而就近。物或遠者，必斜長而附之。若有見焉。物各有所能，而不能相通。但人爲最靈，其所能者，非物之比。然物之所能者，人亦不能。

按：這雖不足以言植物學，但其思想敏銳

可喜，使能由此更加精研，亦未嘗不能有所發明也。可惜僅至此而止耳。

一〇 說年

民國二十四年元旦試筆，隨手拈得這個題目，叫「說年」。爾雅分明告訴我們說：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

這分明是說，這五個時代的語文是不相同的。直到周代才慢慢的統一起來。但其中仍有不少由拚湊而成的痕跡。如「載」「歲」「祀」「年」就是一個例。

到了今日，除「祀」字不常用而外，其他「載」「歲」「年」三字已混用不分，聽我

們隨使用那一個。却很少人注意他們是唐虞夏周四個時代不同的三種語文。

這一點，很可以供給研究中國語文者的參考。普通認為中國的字自畫卦以來，便是一個系統，未免有誤。

當然，除了時代以外，還有地方等等的關係。但不在本題的範圍以內，姑且不說。

一一 孔牧的待盜法

據宋人李元綱的厚德錄云：

孔牧在汝州村居，有盜伐所種竹木者，家僮執之，牧見而釋之。且問其所欲之數，欲伐而益之，以如其意。盜者慚愧。所居園圃近水，民有涉水盜蔬果者，牧歎曰：「晦夜

涉水，或有陷溺！」即為製橋。盜慚不復渡。

孔牧先生這樣的行為，真不愧為李元綱先生稱為「厚德」。不過，因為時代不同，「德」的標準也是兩樣。孔先生的行為，在二十世紀都市中人們的眼睛裏看起來，不知是怎樣。

我對於這件事，也不敢批評半句話，因為問題太複雜了，話真不容易說。我只把他的事實介紹給讀者而已。至於這事情真確或不真確，那應由李元綱負責。我只擔負抄原書沒有抄錯的責任。

一二 逸元史與逸宋史

自柯劭忒以作新元史著稱，今人始知舊元

史不好。自近日翻印宋史新編，今人始知舊宋史不好。在柯劭忞之前研究元史的，尙有數家，如魏源，如洪鈞，雖不如柯氏那樣有名，然其書今僭存在。獨有龔孝拱亦曾著元志五十卷，其事見於王韜所著龔蔣兩君軼事，其稿則在王韜時已不知散失於何處，至今更無從問起矣。

擬重撰宋史的，在明清間，亦有一人，但書未成而人死，並其已成之稿亦散失不傳。

此事見於周亮工書影。原文略云：

吾邑王半庵，名惟儉，字損仲。每謂諸史中無如宋史煩猥，欲刪潤之，以成一代之書。書成將半，而公謝世；汴水奔騰，

並其未成之本胥失之矣。

按：原文所謂「未成之本」是指一部份底稿而未成爲全書之本。使非汴水爲災，其稿保存至今，雖未成書，亦有相當可取之處也。以上兩書，今皆不傳，今人且不知其事，故爲拈出以資談助。

一三 唐會要言日本地震事

宋龐元英文昌雜錄轉引唐會要言日本地震事，略云：

余讀唐會要，貞觀十五年，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至倭國，古倭奴國也。在新羅東南，居大海中。表仁浮海數月方至。自云，地經地獄之門，親見其上氣色蒼鬱，又聞號叫

鎚鍛之聲，甚可畏懼。

按：唐時新羅，在今朝鮮境內，當時中國與日本往來，多假道於朝鮮。日本遣使至中國見於記載者頗多，中國遣使至日本見於記載者不多。今高表仁所言地獄，當係日本之火山，或適遇地震，並非全是無稽之談。

一四 飛鳥使與傳信鴿

宋人錢易南部新書云：「蕃中飛鳥使，中國之驛騎也。」按：此所謂飛鳥使，當即今日傳信鴿之類。但所謂蕃中，則不知係指何國。

然以鴿傳信，見於宋人筆記，可見此事由來已久。

一五 神仙的莊嚴與幽默

據明人陸深豫章漫抄云：太祖一日用舟師至江上，適柁壞，江東廟有樹可爲材，將取之，禱於神，降之籤云：「世間萬物皆有主，一粒一毫君莫取。英雄豪傑自天生，也須步步循規矩。」太祖神之，遂不伐其樹。

又據元詩選癸集引福甯州志云：至正末，陳友定據閩，過棲雲忠烈祠，入謁，叩：「當爲天子？」懸箕書絕句云：「將軍何事訪山家？火冷爐溫漫煮茶。若問聖明吾豈敢，只能療病與驅邪。」友定不懌而去。

按：江東廟的神籤是義正詞嚴，所以像朱元璋那樣強硬的人，也有幾分怕他，因而不

敢砍其廟前之樹。棲雲祠此仙的詩，帶幾分幽默的意味，所以像陳友定那樣的角色，也竟敢「不懌」而去。這可見做神仙也幽默不得！當時棲雲祠的此仙何不將陳友定痛罵一頓！

一六 葉文通評水滸

據周亮公書影云：葉文通，名畫，無錫人。多讀書，有才情。留心二氏之學，故爲詭異之行。……或自稱錦翁，或自稱葉五葉，或稱葉不夜，最後名梁無知，謂梁溪無人知之也。當溫陵「藏書」，「焚書」盛行時，（按，溫陵即李卓吾，坊間種種借溫陵之名以行者，如四子第一評，第二評，水滸傳

，拜月亭諸評，皆出文通手。

按：今人只知有李卓吾評水滸等書，却不知是葉文通假借得李卓吾的名義。周亮公的時代，離開他們很近，這話想是可信的。

一七 翮

漢書中的李夫人歌，向來就有兩種斷句法。而且因爲斷句的不同，其中有一個字的寫法，也就跟著不同。今列舉如下：

第一種斷句法：「是耶？非耶？遠而望之。翮，何姍姍其來遲！」（照此種斷句法，第九個字從羽，作翮。）

第二種斷句法：「是耶？非耶？遠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照此種斷句法，第

九個字從人，作偏。）

按：這兩種斷句法，只有第一種是對的：

第二種實在不對。因為照第一種讀法，句法是極活潑的；照第二種讀法，硬把活句改成死句了。

不過，像「翩」字這樣的用字法，在古書裏實在是少見，難怪讀者要發生疑問。據我所見到的，這樣字的用法只有兩個：一個就是上面所說的「翩」字；再有一個，見於莊子。但是這兩個字，都被讀者讀錯了。李夫人歌中的「翩」，被人家讀錯了，已如上文所言；莊子中的一個呢？原來是一個「倏」。莊子的原文云：

「儵魚出游從容。」

一向的讀者，都認「儵魚」是一種魚的名稱，像鯉魚鯽魚一般。其實是不對的。「儵

」字就是「倏忽」的「倏」，「儵」是正寫

「倏」是省寫。莊子他篇中別有「儵忽」二字

可以為證。所以「儵魚出游從容」，就是「

倏，魚出游從容。」照今日的文法說：「倏

」是副詞，加在動詞「出」的上面。「從容

」也是副詞，加在動詞「游」的上面。如再

說得明白點，這一句應作：「忽然有魚出游

，而其游則甚從容。」但如此說，不及原文

的警策。若把儵魚認為是一種魚的名稱，那

更是把活句改成死句了。這話我在莊子集解

補正中已說明白了的，今因和李夫人歌中的「翻」字的用法正相同，所以再說一說，彼此可以互證。

總之，這種句法是極活潑，極妙，但是也太奇怪了。

一八 三書篇

我在民國十六年間，因遷居，怕行李累贅，將不需用之書，論斤賣與舊貨攤。當時曾作賣書詩。一二八之難，舊書破硯，悉被燬棄；並所借友人鄭先生之書亦被燬，無法可還，只得硬賴，當時曾作不還書詩。民國二十四年，因筆墨工作，尋參考資料，卷帙紛紜，徧覓不得，又作尋書詩。今以三詩體例

之相同也，合寫在一紙，題曰三書篇。

(一) 賣書篇

集書八千卷，能買不能讀。夫豈不欲讀，所苦日不足。如富翁買田，倉中有餘粟；究竟一餐飯，所需米幾掬？只供鼠雀飽，賸得滿倉殼！可笑黃堯圃，買書不惜錢；書亦與錢同，不能帶入棺。奇絕朱承爵，美姬換漢書；不知班孟堅，甘作玩物無？我有八千卷，本來不算多；爭奈一椽屋，其小僅如螺；書將奪人居，人其奈書何！欲將我所有，公之於當世；美產尚可捐，何況是故紙！其如我所有，不過八千卷；豈敢自誇張，號曰圖書館！公開既不足，私蓄又有餘；欲插苦無

架，每遷必借居。「外物皆爲累」此語真不虛！卷帙亦如此，豈必是寶珠，不若作達觀，視之敝屣如。付諸舊貨担，微有利可圖，待價與賤賣，此後皆聽渠。甌亦任其覆，窗亦由其糊。交割既已畢，地廣吾心愉。轉笑珍藏者，所見何太迂！

(二) 不還書篇

康成借書讀，有借必有還；雖在逃難時，依然不缺殘。(註)對此我應愧，余性真疎頑，錢債多如林，書債重如山。只貪借時易，未計還時難。廢歷歲將暮，何以度此關？忽然彈如雨，繼以火燎原；賬簿高半尺，一彈便打翻；當票厚數寸，一火已燒殘。債主

亦四散，各各東西遷。逃命惟恐後，討債非所先。此後不相逢，只得聽自然，此後如相逢，必是有因緣。最怕書債主，要書不要錢。縱揮千百金，難買書一篇，我借鄭君書，亦付烈火燃。無書可以還，相對一長歎。只得硬賴債，拚着面皮堅。鄭君却慷慨，搖手爲我言：且談新建設，莫提舊債權。我聞此言畢，爲之開愁顏。不意書國中，忽遇一馮

| 媛！
(註)鄭君借他人之書，却未損失，事後依然歸還。

(三) 尋書篇

養兵一千日，用兵只一時；藏書三五年，

用書不須臾。可憐千百卷，插架何參差！本
本皆髣髴，冊冊不整齊。既未書其背，亦未
題其眉。臨文偶欲用，何處尋覓之？久之不
需要，忽又自來歸。疑其貪懶惰，避此工作
期。罵之既如呆，打之亦裝癡。只得記一過
，朱筆畫其皮。倘遇再匿時，記號不可移。
吾自有法眼，決不被汝迷。

一九 鍾馗贈答詩

頃見有人戲作贈鍾馗詩，又有人作代鍾馗
答詩，皆極幽默。今並錄如下：

贈鍾馗詩云：

人家已戴舶來草帽了，你老是戴幪頭紗
帽。

人家已穿嗶嘰西裝了，你老是穿綠衫紫
袍。

人家已拿起司的克了，你老是按劍出鞘。
人家已掛起皮帶了，你老是烏角帶圍腰。

人家已穿上皮鞋了，你老是破靴拋踏。

你老是一部胡鬚，也不曉得買柄保險剃

刀！

你弩目，握拳，透爪，想要發牢騷嗎？

我只有向你笑笑！

代鍾馗答詩云：

你莫笑我的幪頭紗帽，我這進士頭銜未必
不及博士好。

你莫笑我的綠衫紫袍，我這衫兒袍兒都是

用國貨緞子造。

你莫笑我沒有司的克，司的克只打得狗，
斬不得妖。

你莫笑我烏角帶圍腰，却勝於你的白硬領
圍頸如圈套。

你莫笑我的破緞靴，橫豎我不想往百樂門
(舞場名)光滑的地板上去跳。

你莫笑我買不起剃刀，我橫豎不想結婚，
無須把鬚鬚剃掉。

我弩目，握拳，透爪，沒有甚麼別的牢
騷：

我只恨這許多小鬼還沒有吃完，我的肚皮
已經裝飽！

二〇 鐵路無完膚

在某年台灣發生地震的那幾天，上海的報
上，都登載著長篇的消息。某日，有一家日
報上有個小標題云：

「鐵路無完膚」。

這幾個字，真是妙不可言。換一句話說，
說是鐵路全毀壞罷了，為甚麼要掉起「書袋
」來，用一句文言的濫調？這句濫調，用得
適當，也可不必；何況這裏用得全不適當！
照我的意見，與其說鐵路無完「膚」，還不
如是說鐵路無完「骨」罷！今被他這樣的寫
，怪不得有人主張漢字漢文，根本要不得！

二一 用白話寫詩話

民國二十一年，我從江灣路遷居於法租界福履理路，暫時失了業，閑居無事，寫「詩話」賣錢。便題名叫福履理路詩話。

這詩話是用「白話」寫的。因此有人說：自宋以來，詩話不知多少，却没有用「白話」寫的。這也可算是一種創格。我道：不然。劉大白的「舊詩新話」，已經是用「白話」寫的了。況且清初徐增的而菴詩話，早已參用「白話」。若說創格，還要首推徐增。徐增這個人，雖非十分著名，但他的詩話裏，却有些很好的見解。他寫詩話所以用「白話」之故，想是受了「語錄」的影響；不然，他也不會憑空想出這個「花色」來。

現在把他用「白話」寫的詩話摘錄數條如下，以見一斑。

詩之等級不同。人到那一等地位，方看得那一等地位人詩出。學問見識，如棋力，酒量，不可勉強也。（今按，等級係指學問見識。）

作詩須被人罵過幾年，纔有進步。若追逐時好，以博一日之名，則朝華夕萎，不能久也。

臨下筆時，須以千古一人自待，作出來猶然落人牙後。世間人見識不高者，勿與他一般樣。

好詩須在一刹那上攬取，遲則失之。

學問到底不過一個實法，作詩到底亦不過幾個字。求奇求異，總隔一層。古人詩著實費力，却在不費力上見好，往往然也。

徐增，字子能，吳縣人。而菴詩話不多幾頁，見昭代叢書。這一部詩話，在一切的舊的詩話中，要算很特別的了。

二二 「遲」字與中國人的

特性

偶讀宋人艇齋詩話云：

唐人詩用「遲」字皆得意。其一，「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嚴維詩也。其

一，「鑪烟添柳重，宮漏出花遲」。楊巨源

詩也。又韋蘇州細雨詩：「漠漠帆來重，冥冥鳥去遲」。亦佳句。

按：唐詩用「遲」字何以多佳？艇齋詩話未言其故。我以為中國古時人的性情懶散，舉動遲緩，所以凡說到「遲」，都很合一般人的心理。這裏很可以看得出國民性之一斑。

唐人詩用「遲」字，除了艇齋所舉的三例以外，再有杜甫的「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與前舉諸「遲字詩」相比，要算最好。

又唐人詩「惜花春起早，愛月夜眠遲」。起早，眠遲，只爲了惜花愛月，仍是一種閒散生活。則與其他用「遲字詩」還是一樣。只有「少孤爲客早，多難識君遲」，意境

不同。

在今日看，却以「少孤……」兩句情感最豐富而真摯，亦當以「少孤……」兩句爲最佳。然而此意境爲艇齋所不能領會也。

二三 歌妓讀別字着東坡吃

草

據楊萬里的誠齋詩話云：東坡過潤州，太守高會以饗之。飲散，諸妓歌魯直茶詞云：「惟有一杯春草，解留連佳客。」坡正色曰：「却留我吃草！」……

按：黃魯直詞的原文，我雖沒有查過，但照我個人的意見，「惟有一杯春草」應作「惟有一杯春早」「春早」猶云「早春之茶」

，也就是「新茶」的意思。這裏是被妓女把「早」字誤讀作「草」字，結果就變爲著蘇東坡吃草了。然楊萬里並未說明歌妓讀別字，只不過直敘其事而已。倘使黃魯直的原詞，真是作「春草」，那麼，將「春草」指茶，終覺不妥，是過在黃魯直而不在歌妓也。

二四 關於讀書的「苦」

無書可讀，固然是件苦事：有書而沒有工夫讀，又何嘗不苦！

因憶白居易有詩云：「試問池臺主，多爲將相官，終身不會到，惟展畫圖看。」夫爲「將相」者，造了花園而無暇去居住，和我們窮措大買了書而無暇去讀，豈不是一樣！

我便順手把白居易的詩改了一下子，便算是我們的詩。詩云：

試問藏書者，藏書幾千卷？終身不會讀，只開目錄玩。

改罷，投筆歎曰：「有了幾個錢不去跑跳舞場，却還要拿他買書，真是何苦！」然而又回轉頭來一想，舞女如此之多，摟不盡，抱不完，豈不是一樣的苦！於是乃廢然而返矣。

二五 內園一瞥

上海城隍廟裏的內園，從前是不開放的；

現已於每星期日開放一日，任人游覽。此種以亭臺樓閣，泉石池沼，組成的中國式的花

園，和虹口公園，兆豐公園，法國公園等，根本不同。我記得有一樓梯處，仄到只能容一個瘦子走；身體稍為胖一點，便走不進，樓也不見得怎樣大，更不算高。然而他的曲折，參差的程度，真非西洋式的花園所能及其萬一。總之，是各有長處，不能相提並論也。我在他開放的第一天上半天去游覽了一下，隨筆寫了一首詩，以作紀念。詩云：

百折猶難盡，深知費翦裁，景從詩裏得，人自畫中來。泉石無今古，琴樽有盛衰，洛陽一篇記，把卷不勝哀。

二六 句中無動詞

照今日的「文法」的定例說：凡是一一句

一，其中必須有一個「動詞」。倘然沒有「動詞」的，便不能算是「句」。

但在中國的詩裏，這條定例却不適用。例如杜詩：「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好像各是一個獨立的「句」，並不附屬於他句；然而兩句中，又多沒有「動詞」。這是一個個例。此外這樣的例還多，今略述幾個如下：

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

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

數杯巫峽酒。百丈內江船。

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

春水渡傍渡。夕陽山外山。

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
以上各句中皆無「動詞」。

二七 文人的動物心理描寫

蘇東坡有一短文，題曰：「記先夫人不殘鳥雀」。其文云：「吾昔少年時，所居書室前，有竹柏雜花，叢生滿庭。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於低枝，其殼可俯而窺也。又有桐花鳳四五，日翔集其間，此鳥羽毛至爲珍異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閭里間見之，以爲異事。此無他，不忤之誠，信於異類也。有野老言：「鳥雀巢去人太遠，則其子有蛇鼠，狐狸，鴟鵂之憂，人既不殺，則自

近人者，欲免此患也」……」

又，清人李笠翁亦有短文云：「……鳥聲之可愛者，不在坐時，（坐是指人）而偏在睡時。鳥音宜曉聽，人皆知之，而其獨宜於曉之故，則人未之察也。鳥之防弋，無時不然。卯辰以後，是人皆起，人起而鳥不自安矣。憂患之念一生，雖欲鳴而不得；鳴亦必無好音：此其不宜晝也。曉則是人未起，即有起者數亦寥寥；鳥無防患之心，自能畢其能事。且捫舌一夜，技癢於心，至此皆思調弄，……此其獨宜於曉也……」。

今按：蘇李二人之文，寫鳥雀之心理，真可說是寫得透澈。然而這究竟是文人的「動

物心理學」，和今日「生物學家」研究「動物心理」，完全是兩件事。他們的分別之點，就是一個是「主觀的」，一個是「客觀的」。「客觀的」人人所同，「主觀的」可以隨人而異。即就蘇李兩人之文而論，其觀察之點，亦不相同；故讀過兩人之文，我們所得到的印象也就不同。若是讀今日「生物學家」所寫的「動物心理學」，那就不是如此了。

二八 關於文人描寫月的種

種

某幾天，天氣酷熱，熱得白天不能作工，夜裏不能睡覺，只是半夜裏坐在露天下，看

月亮。雖有幾夜是有大風大雨，但風雨的時候不久，和我看月亮沒有多少妨礙。

因看月亮而談到文人們關於月的種種插寫，覺得他們的花樣真不少。譬如一個月亮，本是一句很老實，很樸素的話，但是在文人們，總要說是「一輪明月」。這個「輪」字，當然是插寫人們的眼睛所看見的月亮，成爲一個平面的圓形，和一個車輪的平面相同，因此就叫「一輪明月」。但月亮不常是圓的。在他是半圓時，就叫他「半規」。在他不到半圓時，就叫他「一彎」。在他再不到一彎時，就叫他「一鉤」。這些都是舊文人常用的，也已幾乎變成濫

調了。

此外，因看月的地點不同，實現在人們眼睛裏的「月」，也就不同；譬如在極空曠的地方望月，便覺得月格外的要小一些。如杜詩：「關山同一點」，他稱月爲「一點」，就是把月看得極小，所以稱爲「一點」。他上面是說「關山」，他這裏所說的地方是幾百里，幾千里，在這個境界中，月自然是只有一點了。也有些人說「月一九」。這「一九」二字，也是形容月小的意思。再有些人，在事實上是說「月光」，而字面上却不把「光」字說出來，是用旁的字插寫出來。例如月光照在窗子上，就說「一窗

明月」；月光照在簾子上，就說「一簾明月」；月光照在池塘裏，就說「一池明月」。這裏的各個「月」字，都是指「月光」而言。也有說「一片月」的，如李太白的詩，「長安一片月」。這「一片」二字，也是指「月光」，不是指「月」。本來「月」和「月光」是有分別的，但是有些讀者，都沒注意及此。

再有些人，描寫得過於特別，幾乎使人讀不通。例如唐人（是否唐人，已記不清，待查）的可中亭詩：「一方明月可中亭」。「一方明月」，太特別了，難道月亮也會變成四方的？其實，他並不是寫的「月」，是

寫的「月光」。月光從四方的窗子裏，照進屋裏來，照在地上，當然是四方的。（讀者如不信，可以實驗一下。）這樣說，「一方明月」的「方」字，豈不是用得極好！

但是，這樣說，問題又太多了。譬如把壁上的窗子挖成三角形，月光也就是三角形；把窗子挖成六角形，月光也就是六角形；把窗子挖成桃子，菱角，梅花，海棠花，各種果子花卉形，月光也就是各種果子花卉形；把窗子挖成雞，狗，燕子，等種種動物形，月光也就是各種動物形，這是一點不會錯的。（讀者如不信，也可以實地試驗一下。）

然而倘使做詩的人說：「桃子月」，「梅花

月」，「雞月」，「狗月」叫讀者如何能懂呢？

我想，這懂不懂，沒有旁的關係，只是習慣的關係。倘使用得多了，人家看慣了，也就懂了。（普通的窗子沒各種果子花卉形動物形，人們根本沒有這種觀念，所以不能懂，這也是一個大原因。）譬如「一輪」二字，倘然用得不多，人家也就覺得很礙眼了。彼此豈不是一樣的道理？

二九 劉備借債的故事

在好幾年前，我讀一本宋人的筆記，讀到一段劉備借債的故事。大約說：他（該筆記的作者）家藏有借契一紙，是劉備向人家借

錢的契據，中人是諸葛亮。

該筆記上的大意是如此，原文已忘記了，而且原書已失去，連書名也忘記了。但大意如此，是不錯的。

起初我覺得這是一件有趣味的事情，很可編入三國志演義裏。

現在又覺得這件事未必可信。爲甚麼不可信呢？難道劉備不會借債麼？並不是如此說。劉備在無聊的時候，也許要借債；但在這種時候，似乎不會認識諸葛亮，諸葛亮何以會替他做中人。等到他認識諸葛亮以後，似乎不需要借債了。就說借大批的款子，也許有這事；然在那時候，劉備的自身已有相當

的地位，債主不借便罷，要借時，不需要諸葛亮做中人，或者也不需要借契了。（古代借債，用契約的本來不多。）所以可決定這件事是無稽之談。

三〇 岳飛的逸事

岳飛雖是一武人，却也很擅揚文學。他的滿江紅詞，和五嶽祠銘等，久已成為家弦戶誦之作，不必說了。今偶然讀到他的一段逸事，也很有趣味，隨筆轉錄如下：

毛國英，澤民之從子也，以詩自鳴，嘗經岳侯駐兵之地，江禁方嚴，國英投詩云：「鐵鎖沈沈截碧江，風旂獵獵駐危檣。禹門縱使高千尺，放過蛟龍也不妨。」侯曰：「詩

人也，「委舟以渡之。」（見宋人娛書堂詩話。）

按：這件事是當時人所記，應該是實事。但愛讀岳傳的人未必知道，故為轉錄於此。同是這件事，也有幾種不同的看法。第一種看法，是認為岳侯看得起毛國英，所以特別的待他，甚至於自己破壞自己的禁令；第二種看法，是岳侯實在是看不起毛國英，以為他不過是一個詩人，他自己的禁令，却不是為了這些無聊的詩人而設的，放他走過，毫無關係；第三種看法，在岳侯方面，能敷衍融，不拘拘於禁令，頗有名將風度；第四種看法，在岳侯方面，如此疎忽，萬一放過去

的是奸細，這又如何辦？岳侯此舉，未免不合。

以上種種看法，本來是隨看的人而不同。我也說不出絕對的是非來。

三一 民歌與文人詩

江浙間之民歌中，有所謂月子彎彎歌者，其歌云：「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衾帳，幾個飄零在外頭？」

此歌會見於清人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又見於明人王世貞藝苑卮言；又見於宋人京本通俗小說，可知其由來甚久。各書所載，雖有數字不同，然大意無不相同。如京本通俗小說所載，前三句皆與上面所引的一首相

同，只有最後一句，略有不同。其最後一句云：「幾家飄散在他州。」

我初以為此歌見於京本通俗小說，必始於宋時；然今讀優古堂詩話，又知在唐代已有相似之「文人詩」。該詩話云：

唐章孝標八月詩云：「徙倚仙居繞翠樓，分明宮漏靜兼秋。長安夜夜家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

章孝標的詩，前兩句當然和後來的民歌沒有關係；但後兩句的大意，却和民歌的全首是一樣。這又可見京本通俗小說上所載的民歌，是有所本，就是從章孝標的詩化出來的。然而又安知在章孝標之前，不別有一首

相似的民歌？

這樣說來，究竟先有民歌？抑先有文人詩，却很難決定。

在這一首民歌以外，再有一首民歌和文人詩的演變，也是如此。

在我們的鄉間，有一首民歌云：「做天難做四月天，蠶要溫和麥要寒，種菜哥哥要下雨，採桑娘子要晴乾。」

而宋初蘇舜欽的滄浪集中，則有一首同樣的文人詩云：「南風霏霏麥花落，豆田漠漠初垂角。山邊半夜一犁雨，田父高歌待收穫。雨多瀟瀟蠶簇寒，蠶婦低眉憂繭單。人生多求復多怨，天公供爾良獨難。」

這也不知是先有蘇舜欽的文人詩，而後有民歌呢？還是先有民歌，而後有蘇舜欽的文人詩？總之，非此出於彼，即彼出於此，這是可以決定的。

而這首文人詩，既見於滄浪集中，然宋人的優古堂詩話，則又說是張文潛作。該詩話載此詩，只有後六句，缺少前二句。今按：缺少前二句，則「穫」字變成無韻。這可知是該詩話弄錯的。

據優古堂詩話說，蘇東坡也有一首相似的詩云：「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應，造物應須日千變。」該詩話謂張文潛詩，是用蘇東坡詩意。却

不知此時原是蘇舜欽詩，比蘇東坡爲略早也

三二 諺語與文人詩

某日和友人談到「諺語與文人詩」，據我記憶所及，也有許多的諺語，他是從文人詩變來的。例如「今朝有酒今朝醉」，是唐人詩。「情人眼裏出西施」，是黃山谷詩，現在都已變成諺語了。又如諺語中的「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也絕像是詩。然而反轉來說，也可以說，文人詩是拿諺語做成的。究竟是誰變成誰？到也不容易斷定。這個且不管他，單說我們鄉間有一句諺語，他是從詩經裏出來，却是變成「借用」的

了。詩經中的「桃之夭夭」，這一句想讀者還記得罷。在我們鄉間，說某人逃匿無蹤，便說：「桃之夭夭」。這有甚麼意思呢？原來借「桃」作「逃」，借「夭」作「遙」。「逃之遙遙」，不但是有「逃到遠處去了」的意思，而且有「逃走以後，便逍遙自在」的意思。然而從聲音上聽來，却是一句詩經。這可說「頗有幽默風味也」。

三三 讀詩的困難

我們都知道，作詩不容易。其實，不但是作詩不易，就是讀詩也不容易。作者在某首詩裏所表現的情感，在讀者非有相當的能力，決不能了解。這且不說，就說作者在詩裏

所寫到的事物，也是漫無限制的，未必都為讀者所能認識。有某一地方的特別物產，有某一地方的特別風俗，在作者習見習聞，不以為異，隨筆把他寫在詩裏；而在別一個地方的讀者却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一旦遇到，如何能彀懂得他是說的甚麼？這樣的

實例很多，今以見聞所及，隨便寫幾個如下：

宋人袁文的甕牖閒評云：「蜥蜴蟬，非冬間所有之物。蘇東坡在廣南上元夜有詩云

靜看月窗盤蜥蜴，臥聞風幔落蟬。豈廣

南地暖，而此二物不蟄耶？」今按，廣南地

暖，此二物雖冬不蟄，誠如袁文所言。在今

日但到過廣東的人，或是多讀過一點地志或遊記的人，都能知道。這個問題，可以說不成問題；但是袁文却不然，他還以為成一個問題，這就是他的見聞不廣的緣故。然而這也不能十分怪他，因為這一類的事物很多，便在今日任何人都不能彀完全知道的。

又明人楊慎的升庵詩話有一條云：「岑參

塞上詩：首着烽邊逢立春，瓠蘆河上淚沾巾

。西域記云：塞外無驛郵，往往以烽代驛，

玉門關外有五烽，首着其一也。又云：瓠蘆

河下廣上狹，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

門關，即西境之咽喉也。」今按，「首着烽

」的「烽」字，岑參集作「峯」。這是後人

不知而妄改的。然倘非讀過西域記或親自到過那地方的人，又有誰能知道是應該作「烽」字呢？這也可見得讀詩的困難了。我們找到西域記作岑參詩的註脚，不但是對於「首」着「烽」能澈底明白，便是對於瓠蘆河也有更深切的解了。

然也有些始終不可解的，如杜詩中有「烏鬼」二字：或以爲「烏鬼」是巴蜀地方人家的祀的神，或以爲是人家所蓄的捕魚的鸕鷀。究竟誰是誰非？至今還沒有確解。這真是讀詩者的困難事情了。

三四 從王實甫寫月說起

少時讀王實甫的西廂記，見其中有一句云

：「月明如水浸樓臺」，那時候已知道這是一句「佳句」。也已知道全句的好處，只在一個「浸」字；倘然把「浸」字，改作任何一字，便都不行了。然「浸」字是怎樣的好呢？到也說不出來。

後來因爲看月，便想起這一句來。也想到「浸」字的好處，一方面固然是根着上面的「水」字來的；另外一方面，也因爲這個字所插寫的境界是格外的好。爲甚麼呢？譬如我們說：「滿地月明如水」，這個境界是「平面」的。他說：「月明如水浸樓臺」，換一句話說，就是「樓臺浸在月光中」。這樣說，這個境界是「立體」的。當然，立體的

比平面的更要好。因此可以說：「滿地月明如水」，只是繪畫；而「月明如水浸樓臺」，却是雕刻，

因此又想到我在前幾年，曾做了一句詩：

「晚潮已沒蘆花頂」。後來把「已」字改作

「漸」字，似乎是好一些，因為「已」字所

插寫的境界，是「靜止的」，而「漸」字能寫出

晚潮漸漸升漲之狀，這境界是「活動的」。換

一句話說：「前者是空間的，後者是時間的

。」（前者只佔空間，後者兼佔時間。）也

可以說：「晚潮已沒蘆花頂」是繪畫，至多是

雕刻；而「晚潮漸沒蘆花頂」却是戲劇。

因此又想到宋人戴石屏的名句：「夕陽山

外山」，這一句詩中所描寫的境界，也是「立體」，很容易明白，不必再說了。但「山外山」和「夕陽」有甚麼關係？何以要把他們連在一起說？原來也有道理。因為他所寫的是遠景，在普通的時候，「山外的山」，和「非山外的山」，遠處望去，只是一色，分不出彼此來的。只有在夕陽照着他們時，他們或受到光，或受不到光，因而分出不同的色彩來；而在人目中所見到的山，也就有遠近之分。於是山外有山，完全是因夕陽而看出來的。所以他們二者就發生關係，而造成戴石屏的這一句詩。

以上所說到的一些歪句，在實用方面說，

當然是毫無用處，只可以覆瓿糊窗；但在藝術方面說，却無妨說他有獨立存在的價值。值得寫或不值得寫，值得讀或不值得讀，任讀者去評論罷。

今再從王實甫的寫月，說到蘇東坡的寫月。

原來王實甫所寫的境界雖是「立體」的，却没有謝皋羽寫得細。謝皋羽的詩云：

「閒庭生柏影，荇藻交行路。」他把地上的月光比作水，把地上的柏樹影子比作水中的荇藻之類。這雖然是一「平面」的境界，但描寫得很細，從另一方面說，另有他的好處。謝皋羽的詩，原自蘇東坡的散文裏變出來

的。蘇東坡夜遊承天寺記云：

「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荇藻交橫，蓋竹柏影也。」這可以說東坡是創作者，皋羽不過是因襲者；然雖由散文改成詩，境界却是一樣的，描寫的方法也是一樣的。這且不去管他，只說，他們幻想中的水，都是靜止的；我們如要寫得更進一步，把幻想中的水寫成流動的，應該怎樣的寫呢？

三五 蘇東坡的「語病」

據宋人夔牖閒評云：「蘇東坡言，蜀人龐安常，善醫而曠。凡與人接談，必寫字而後能曉。東坡嘗戲之曰：「子以眼爲耳，吾以手爲口；吾與子皆異人也。」東坡一時以此

戲安常，則善矣；爲不覺自狀爲啞者，讀此可發一笑！」

今按，東坡此語確有語病。後人作文患此病者尤多。如某人贈友人聯語，有「天下英雄惟使君」之句；語非不佳，但不覺自認爲曹操。此病正與東坡相同。今人作文，亦極易患此病，因將東坡事拈出，以供作文者之參考。

三六 說詩奇談

前人作詩，往往在無意中，將詩做得變了謎語，自己還不知道。一經他人道破，便覺十分好笑。

例如：杜牧的詠鷺鷥詩云：「霜衣雪髮青

玉嘴，羣捕魚兒溪影中。驚飛遠映碧山去，一樹梨花落晚風。」楊升菴譏之爲「鷺鷥謎」。

羅隱詠紅梅詩云：「天賜胭脂一抹腮，盤中風味笛中哀。雖然未得和羹用，曾與將軍止渴來。」楊升菴又譏之爲「軍官宿娼謎」。雖然是笑話，却確有意思。

此外人人所知者，某某詠梅花詩「三尺短牆微有月，一灣流水寂無人。」被誚爲一幅偷兒圖。「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被誚爲「量地者」。此類尙多，不及徧記。

今偶見唐宣宗詩，尤爲可笑。原來唐宣宗的洪州大智禪寺詩云：「日月每從肩上過，

山河長在掌中看。」他的原意，只是形容山高，並不算壞；宋人趙威伯稱他是「帝王意度」，却未免太過。

在今日看來：前一句可說是「担賣天文儀器者」，後一句可說是「學生考地理偷看地圖」，於原詩「肩上過」，「掌中看」確切不移。豈不可笑！然在唐宣宗作詩時，又安能預料今日之事，此所以尤為奇談也。

三七 待呼賈島說推敲

賈島他是唐代著名的一位詩僧。而且他還有一個「推敲」的故事，流傳在文壇上，因此他的名氣越發鬧得大了，幾乎沒有一個「詩人」不知道他。現在我想和他談談一個「

有」字，可惜他已死去多年，不會說話，如何？然而這且不要管他；只管我談我的罷。

賈島的劍客詩云：「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似君，誰有不平事？」

第四句中中間的一個「有」字，各種唐詩都是作「有」字；只有才調集是作「爲」字。照說，「爲」字意思很晦，不如作「有」字明顯。然馮鈍吟却大不以為然，他說：「有字是賣身奴」，這句話罵得多少刻毒！倘使賈島聽見，真要氣死！（實在他已經死了！）

馮鈍吟為甚麼罵他是「賣身奴」呢？倘把他的原詩譯成散文看，到也有些像。「現在把劍給你看；那個有不平的事，要請我替他

「打抱不平麼？」打抱不平原不是壞事，但這樣的向人問，似乎不是俠客的口氣，而只是江湖無賴之流的行爲。誰需僱用他，他就給誰用；這就無怪乎馮鈍吟罵他爲賣身奴了。

「有」字既然是不好，改作「爲」字是怎樣呢？前面已經說過，「爲」字的意義太晦，幾乎令人讀不懂。現在揣測他的原意，把他譯作散文如下：「把劍給你看，我是爲了那個的不平事，而蓄這一把劍啊！」原文「誰爲」，「爲」字讀去聲，又須移放在「誰」字上面，作「爲誰」，而後可以解釋得通。但是這種口氣，身分確是高得多。我的意見是如此，究不知原作者賈島以爲如何？安

得呼他而一問之！

三八 文人語含詩意

文人的口頭常語，有時候飽含着詩意，他雖然不名爲詩，其實也就是詩。這樣的話，在晉人很多。例如：晉人寒食帖，「寒食近，且住爲佳耳！」這分明是詩。不獨晉人爲然，便是清初人語，也多有這一類的句子，今以見聞所及，隨手記錄一二如下：

徐仲光（芳）曰：「吾儕如鳥中子規，自是天地間愁種！」

許彝千（先甲）嘗登語溪大橋，目城中青楓歷歷，歎曰：「此樹不知歷幾許興亡！」

宋荔裳（琬）王西樵（士祿）曹顧菴（爾堪）同客湖上。一夕，看演邯鄲盧生事，曹曰：「吾輩百年間入夢出夢之境，一旦縮之銀燈檀板中，可笑亦可涕也！」按，這一類的話，其思想的頹唐，自不待言；但若只就文而論文，實在是非常的名雋，比明末人的小品要好得多。他們雖然都是隨口說的話，但都飽含著詩意；其好處也只是詩意。換一句說，是包涵著十分豐富濃厚的情感。至於這些頹唐的思想，確是不好，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三九 烟草志疑

「菸草」，又通寫作「烟草」。在「紙烟

」沒有流行以前，烟草會普遍的流行於全國；便在今日，鄉間依舊是很流行的。「烟草」本來也不是中國的產物，也是從外國傳入來的。所由傳入之地，及其傳入之時代，有記載明白可考的是如下：（一）由呂宋傳到福建。（二）時代是在明代末年。

這是多數人誤為不認的；但是從別的可疑的史料看來，似乎是原為印度的產物，而在唐代已傳入中國了。（當然流行得不普遍）今先將可疑的史料，彙錄如下；然後略加說明，以表明我的意見。

滿洲納蘭成德綠水亭雜識云：「有僧云：世尊曾言，山中有草，然烟噉之，可以解倦

，則西域之噉烟，三千餘載矣。」

按：據此，可知在印度早已有烟草，亦早已有吸烟的習慣。但此種草，和中國所有的烟草，是否完全相同，則不得而知。

清乾隆時，趙甌北撰陔餘叢考，有「烟草」一條，引唐人詩云：「相思若烟草」，謂：「似唐時已有服之者」。

按此「烟草」字究何所指，却不十分明白，不能確切證明烟草在唐代已傳入中國。

明人楊慎升菴詩話，有「菸草」一條，云：「杜工部有除菸草詩云：草有害於人。菸音燻」。

按「燻」字音正與「菸」字相近。杜詩所

謂「菸草」很像就是「烟草」，然亦不能十分確定。

然而把這許多條合在一起看很有可疑之處。說烟草在印度早有了，在唐代已傳至中國，雖不能即認為無誤，但至少有些研究探討的可能。再就烟草在中國的產地說起來，也很有可疑之處。

因為烟草在中國的產地有二：一是福建，一是蘭州。福建的產物，無疑的是明末從呂宋傳來的。蘭州的產物，似乎不是從福建轉傳去的。為甚麼福建的產物，一傳便轉到這樣老遠的地方去呢？所以說他是從福建轉傳去的，不如說他在唐代由陸路自西域（當時

所謂西域）傳到那裏的。因為蘭州是古代中國和西域的交通要道，也就是陸路中外通商的商場。煙草倘然在印度，早已有了，那麼在唐代傳到中國，不足為奇。只不過在唐至明這一個時期內，並不盛行，也沒人注意；到明末以來，才盛行起來，也就為一般人所知了。

至於明末關於煙草的話，曾見於張岱陶菴夢憶王肱枕蜩菴瑣語等書，人所共知，今不詳引。烟草的名稱，在明人書中，或作「淡巴菘」，與英文 Tobacco 同是由一音譯出，亦人所共知，今不多言。

四〇 文人造假之又一種

薩坡賽路雜記

偶閱明人劉昌的縣笥瑣探（顧氏四十家小說本），其中有「贗譜」一條，極為荒謬可笑。其原文云：袁鉉積學多藏書，然貧不能自養，游吳中富家依棲之。間與之作族譜，窮漢唐宋元以來顯者為其所自出，凡多者家有一譜，其先莫不由侯王將相而來，歷代封諡誥勅，名人序文具在；初視之甚信，徐考之，乃多贗作者。鉉年七十餘，竟以作譜事致一家為其府究，破其產，四竄避去，而鉉亦不復來吳。

今按：袁鉉為人撰族譜，假造封諡誥勅，名人序文，這真能於說假話「諛墓」之外，別闢一生財之途徑者也。然袁鉉還不算無聊

，因為他的「目的」在於生財；若那些托他假造封諡誥勅的人真是無聊，這樣的「掩耳盜鈴」，自欺欺人，又何苦呢，

四一 近幾年來上海新辭彙之一部份

上海的俗語，本來有許多很特別的，而且五方雜處，所有的俗語的分子，又很複雜，因此花樣更多了。

這且不說，單說上海的「時輪」的進展，似乎是他處更快，一切的事，不到十年，新陳代謝，幾乎全變了一個樣子。無論何事，都是如此，就是俗語也不能例外。

十年前通行的俗語，到現在已漸漸的淘汰

了；而今日通行的俗語，有許多是在十年前絕對沒有的。今以偶然想到的，隨筆寫來，已有五六十條。這些俗語，現正通行，不必一一加以註解；萬一有一二人看不懂，我也只好由他去，只要大多數讀者能懂，我就不多說閒話，徒佔篇幅了。且看這些俗語如下：

影星 舞星 商業化 營業化 赤化
惡化 腐化 不景氣 摩登 東宮西宮
開夜車 開快車 開倒車 銀幕 一折八扣 大傾銷 狂賤 狂跌 馬路政客 衙堂政客 綁票式 刊物 讀物 那摩溫 失戀 有槍階級（烟槍） 有鎗階級 有閒階級 方塊字 方塊詩 文剪公 作家

作風 拖車 擺測字攤 京派 海派

擁護 打倒 美人魚 標準美人 文庫

幽默 流線型 立體式 復興 嗎啡針

××年 一九××年式 黃色新聞 浪漫

派 大眾語 農村破產 畢業即失業 曲

線美 有意想不到的效力

四二 語病

文選任彥升表，「千秋一日九遷。」李善

註，謂：「日」當爲「月」。意謂一日遷除

九次，於事實爲不可能。後人皆以李善說爲

然。獨王楙野客叢書謂：「千秋頃刻之間，

自高寢郎超遷九級，至大鴻臚。非謂一日之

間遷除九次也。謂之一日，正不爲失。今按

：王楙之言甚是。然彥升原文終有語病，不

得只怪李善誤解。因爲「九次」與「九級」

實有分別，彥升混謂之「九」，非語病而何！

與此相類之事，今亦常有。因憶某校測驗題

目，問：「二十四史之第一部爲何書？」題

中「第一」兩字，亦極含混。謂最早之一部

？抑謂最好之一部？殊不明瞭。若謂最早之

一部，固一定不移；若謂最好之一部，則可

以人人所見不同。又有一題，問：「朱子爲

何人？」出題者意謂朱熹。而答者或謂朱熹

，或謂朱柏廬，參差不一。然答朱柏廬者，

亦不得謂爲錯誤。此種語病，皆與彥升相

同。

四三 鄭珍的燒書歎

我前曾作三書篇，已見前文。今又見燒書歎，因轉錄於此。燒書歎是前清著名的詩人鄭珍做的。原題武陵燒書歎，並有小序，今一並照錄如左。序云：「十二月朔，泊桃源，夜半舷破，水沒半船。翌抵武陵，啓箱篋，皆透漬。烘書三晝夜。凡前所抄述者，或燒，或焦，半成殘稿。爲之浩歎！」詩云：

烘書之情何所似？有如老翁撫病子。心知元氣不可復，但求無死斯足矣。書燒之時又何其？有如慈父怒啼兒。恨死擲去不回顧，徐徐復自摩撫之。此情自癡還自笑。心血既乾轉煩惱。上壽八十能幾何！爲

爾所累何其多！

鄭珍的燒書歎，原文如是。或曰：「他做他的燒書歎，和你有甚麼相干？你爲甚麼要轉抄一遍？」我道：「因爲他的燒書歎和我的三書篇，情境有相同之點也。讀了他的燒書歎，就聯想起我的三書篇來，我安得不把他重抄一遍。」

四四 讀「柳亭詩話」偶記

柳亭詩話，亦爲舊書店中常見之書，但價錢太貴，未免買不起。今中國文學珍本中適有此書，因得一讀，快何如之！此書在清人諸家詩話中較爲淵博；然比之明人升庵詩話，猶覺不及。此其大概也。今復就我對於此

書偶然有點意見的一條，隨便說說：其原文云：劉貢父一日問蘇子瞻曰：「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是日影耶？月影耶？」子瞻曰：「竹影金瑣碎，又何嘗說日月耶！」按：此詩接聯曰：「荒雞號月未三更，客夢還家時一頃。」只須以此復之，何必遠引東野！

今按：柳亭詩話評子瞻不必遠引「竹影金瑣碎」甚是甚是。然猶有一層，子瞻未知，柳亭亦未知。卽「竹影金瑣碎」本句已說是「日影」也。何也？但觀一「金」字卽可知矣。影何以謂之金？蓋此金字乃指竹影中間的零碎日光也。惟日光則可謂之爲金，若竹

影間零碎月光，不能謂之爲金矣，故曰：此句本身，已說是日也。子瞻未思及此，固爲疎忽；柳亭不知以此議子瞻，亦未深知「竹影金瑣碎」之意。兩人之失，正相同耳。

四五 鄭所南的白話詩

唐宋兩代作白話詩的，今人都知唐有寒山及白居易，宋有邵康節。寒山的詩是和尙的語錄，邵康節的擊壤集也一半是道士的語錄；不過形式上是詩而已。只有白居易的白話詩比較的更近於詩。

却不知鄭所南的白話詩到也做得「怪好」。今試看他錦錢餘笑中的白詩。

有時發一笑，清於萬壑冰。有時吐一語，

濁於三月春。所以天地間，不着如是人。任之波波走，永劫長沈淪。

按：「波波走」真是大衆語。

叫笑舞荒唐，面上生雪霜。一味呵呵笑，赤脚走四方。明月忽見憎，憎我太枯清。我亦罵明月，罵月弄光明。

生來好苦吟，與天爭意氣。自謂李杜生，當趨下風避。而今吾老矣，無力收鼻涕。非惟不成文，抑且錯寫字。

按：末四句使人讀了真要發笑。

叫賣沒底賣，有價不敢道。拾得一塊泥，勝如萬塊寶。如此至髑突，直是不老草。逢人但點頭，好好好好好！

按：這首罵人罵得很利害。我們要知道，鄭所南是南宋有名的遺民，他有滿肚的牢騷，無處發洩，不得已寄托在詩裏，却又不能充分的直說，而又不願意扳了面孔，一本正經的說，只是裝着半顛半癡的樣子。寫這些不雅不俗，似笑似罵的文字。這些詩究竟好不好？確是因各人的看法不同，因而好壞也不同。總之，這確是鄭所南的詩，而不是其他人所能抄襲的。

錦錢餘笑一共有二十四首，今選錄四首於右，以見一斑。若說他是白話詩，那麼，他的白話詩是在寒山，邵康節，白居易以外，又自成一格了。

四六 天籟集的竊案

天籟集是江浙間的民歌的選本，內容以童謠爲多，和那些掛枝兒，白雪遺音等專收成人愛讀的男女戀愛之詞不同。

原書係鄭旭日選，刻於清咸豐時。寫刻尙精。我以前曾有一本，今已失去。但在清光緒末年，曾有人竊取此本，鉛印爲一袖珍小冊，改書名爲「天籟」，刪去「集」字，這也無所不可。但改選輯人名爲「錢塘悟癡生」這却不應該。這種袖珍本係刊於日本，故頗爲精美。我以前也有一冊，今已失去。今上海亦另有翻印本，雖沒有竊取的嫌疑，但印刷得很壞。

四七 宣傳與神通

今杭州西湖邊的淨慈寺，有一個所謂拔木井，我們去遊覽的人，和尚們會指點我們看。據說：這是濟顛僧的遺迹。濟顛當年造寺，有木料自己從井裏輸送出來，絲毫不費人力。

然而據我看，濟公的神通也不過是如此。因爲這一套並不是濟公發明的，早已有了。不是濟公所獨能的，他人也會。

據明人包汝楫南中紀聞云：「東林寺（按在廬山。）遠公墓造，木植悉從一小池中浮出，號出木池，遺址尙在。」如此說來，遠公也有和濟公一般神通。

又據清人梁章鉅浪迹續談，略謂：嘉慶二十二年，蘇州元妙觀，因重修，少一柱料，徧覓不得，於是有海浮大木，以濟之云云。此與濟公事亦略同。如此說來，濟公的神通，也不過如是。

然東林寺事及元妙觀事，今人都已不知，只有淨慈寺濟公運木事，傳遍於江浙間婦孺之口。我想濟公的「神通」無他，也只不過是「宣傳」二字而已。

四八 船

我們常常說，「海船」。又說，「船來品」。大家都知道這個「船」字就是解作「船」字。然而翻翻字書，及調查常用的語言，

只有海船可以叫「船」，其他航行於江河中的船，從來沒有叫「船」的。因此我就疑心這個「船」字本不是中國話，乃是外來語的譯音。再查查這個的出現的時代，據現在所知道的，是到南北朝以後才有，再前的書上是沒有的，可知他確是一個比較後出的字。在南北朝時，外來語混入漢語中已經是極普遍的現象，算不得甚麼奇怪，而這個「船」字的譯音，由外國傳入中國的路徑，當然是在南方靠海的地方，這更用不着說明了，但究竟是何國語？到無法可以查出來。

四九 談讀袁中郎文

今人多愛讀袁中郎文，然竊以為中郎有時

候有幾句「透徹」的話，無非是從佛經中偷來。

中郎偷了佛經中的一些「竹頭木屑」，便可以名家，（固然因為他善於運用，）倘然今人直接讀一讀佛經，他的收穫，定要更大，再加起今日的新的思潮，那麼，他的文章，一定是比袁中郎更要好。

倘然實行做一下子和尚，那更出色。

又見周亮工書影云：「袁石公典試秦中後，頗自悔其少作，詩文皆粹然一出於正。死時，年僅四十有四。防風茅止生爲刻其遺稿於秣陵。此稿實勝於公舊刻，止生一序，亦極確當，略無諱於石公。予舊藏一冊，沒於

大梁。今再覓之，既不可得，而止生原序石民集中又不載，不知何故。近見石公全集，間有收入者，然終不能備，亦不如單行之爲愈。」

按：袁中郎全集，今風行於一時。但我尙未細讀，不知其內容如何。茅止生所刻遺稿，不知曾包括在今日所謂「全集」中否？若據書影所言，則茅刻本實勝於石公舊刻。因不避抄書之嫌，拈書影原文，以告愛讀石公文者。倘茅刻本已包括在今日全集之中，則書影此言，亦有可以供參考之處，非完全無用也。

五〇 浮一大白

今人說到飲酒，喜歡弄文墨的人，常常說「浮一大白」。這已經成了一句通行的話，只須略讀過幾本舊書的人，無不知道，更用不着查辭源或佩文韻府。

然而「白」字究竟是甚麼意思？雖然有些人曲爲解釋，說是甚麼酒乾見杯底爲白，又有人含混的說，罰酒爲「浮白」。然都覺不妥。

考「浮大白」三字，見於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嚼者，浮以大白。如此說來，「大白」二字的來歷是很遠了，怪不得一般弄文墨的人不敢懷疑他，

我雖然懷疑了幾年，却也說不出究竟來。昨天偶讀宋人龔明之的中吳紀聞，才證明了「白」字是一個錯字。原來中吳紀聞記蘇子美「漢書下酒」的故事，一則云「滿引一大勺」，再則云：「復舉一大勺」。於是忽然想到「白」字係「勺」字之誤。復查他書（如研北雜誌等）記子美此事，文字與中吳紀聞相同，而惟有「勺」字則都作「白」字。今所見中吳紀聞係據汲古閣本而重刻的，似不會錯。於是可決定寫作「大白」的是錯了。「勺」字的篆文，將向左的一鉤，略爲引長，轉而向上，就變了「白」字，這很有致誤的可能：况「白」字無意義，「勺」字

有意義，誰也不能勉強說確是「白」字。

然而從來用這四個字的人，都沒有知道這
個祕密，

五一 韓退之雪詩

韓退之有雪詩云：「坳中初盡底，坳處遂
成堆」。為歐陽永叔，江鄰幾所賞。然我以
為不如俗傳「天上落幪幢，地上補窟窿；黑
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尤樸實而真切也。

我亦嘗妄作雪詩，題目為「雪中行曠野」
。詩云「濛濛天不明，搖搖地欲動。天地兩
磨片，大磨其米粉。」不知能比得韓退之
否？

宋人高端叔亦有雪詩云：「灑窗蠶食葉，

入竹蟹行沙。」為當時人所稱。然我以為指
定是「雪聲」則可，若混稱為「詠雪」，則
不行。這一點也是我們評詩的人所當注意的
，因信筆附記於此。

五二 詩格

前人作詩，本是无心；後人論詩，強謂為
某格某格；再後人乃執格而作詩，將詩以就
格。若此之類，謂之「格」則可，謂之為「
詩」則必不可。

今偶見「菊花到死猶堪惜，秋葉雖紅不耐
看」兩句，尚不甚惡，而或謂此為「愛憎格
」，以上句言菊為所愛，下句言紅葉為所憎
也。此種名目亦未免過於新奇。是作者將詩

以就格？或評者執格以合詩？雖不可知，然與其謂爲有格，不如謂爲無格之爲愈。

舊詩話中此等語最易誤人，切不可信。

五三 滹南詩話

閒坐無事，取架上滹南詩話一讀。詩話，

王若虛撰，亦金元間一名著。其論詩有甚佳處。有甚謬處，亦有可商處。今爲略記一二

如下：

其一則云：

郊寒白俗，詩人類鄙薄之。然鄭厚論詩

，荆公蘇黃輩，曾不比數，而云：「樂天

如柳陰春鶯，東野如草根秋蟲。皆造化中

一妙。」何哉？哀樂之真，皆發乎性情，

此詩之正理也。

今按：此論甚佳。白詩之俗，亦爲今人所重；然孟郊詩終未有真知之者。滹南引鄭厚之說最爲準確。春鶯秋蟲之喻，雖未必便稱其佳，然哀樂之真發乎性情，則不佳而自佳矣！

又一則云，

退之詩云：「泥盆淺水詎成池，夜半青

蛙聖得知。」言初不成池，而蛙知之，速

如聖耳。

今按：此言甚穿鑿。退之詩中的「聖」字，非爲訛字，卽爲語病。而滹南爲之曲解，真是無聊。

又一則云：

山谷詞云：「杯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明人散。」嘗疑「莫」字不妥。昨見王德卿所收東坡書此詞墨迹，乃是「更」字也。今按：若以墨迹爲準，則墨迹既爲「更」字，他人自不容有異議。若就詞論詞，則「更」字似亦未妥，究以何字爲妥，尙須商酌。竊以爲須作「尙」字，方與下文「不道」連貫。然亦不敢必也。

五四 陸放翁失拈

陸放翁詩：「白頭爛醉東吳市，自拔長劍割彘肩。」自是好詩。然「劍」字無讀作平聲之例，此處又不能用仄聲。放翁此語，出於

史記，史記原文雖作「劍」字，然在此處何妨改爲「刀」字。倘謂必欲從原文，則原文於「割」字是作「切」字，放翁已不能自圓其說。就詩論詩，自當以作「長刀」爲佳。而「割」字亦比「切」字爲優。

五五 江上人家題壁詩

無名氏詩，往往有極佳者，蓋無意於名，只是情有所觸，不得不一吐以爲快耳。凡如此者，輒多佳句。頃見宋人詩話所載一首云：

一江春水碧揉藍，船趁歸潮未上帆。渡口酒家賒不得，問人何處典春衫。

此詩風致極佳，讀之愛不忍釋。詩話原謂

王半山於江上人家壁間見此一絕，爲之躊躇久之而不去云云。如此好詩，無怪乎荆公愛煞！

五六 詩中無情對

偶讀宋人觀林詩話，有所謂「假對」者，

舉杜牧詩爲例云：「杜若芳洲翠，嚴光釣瀨

喧」。謂杜爲姓，嚴亦爲姓，故假借以爲對

。此卽今人所謂「無情對」，但運用入詩而已

。然巧對另是一事，與詩無涉。取以入詩，

反損失詩之真價值。卽就詩中假對而論，如

杜牧之作，亦是拙句。不如我所見另一聯云

；「拳石畫臨黃子久，膽瓶花插紫丁香」也。

觀林詩話又舉黃山谷「世上豈無千里馬，

人間難得九方皋」爲例，謂爲工緻；然比到「拳石」一聯，相差甚遠。

五七 以人比文

向讀某書，見其以四種人比四時之月，頗覺比擬確當。雖涉及前清官制，然此乃另一問題，今可暫時置而不論也。原文謂：

春月如美女，夏月如循吏，秋月如翰林，冬月如御史。

我想推而廣之，用此四種人比四種文亦無不可。

情書當如美女，（美而有情致）兒童讀物當如循吏，（循循善誘）交際文章當如翰林（漂亮）批評文字當如御史。（剛直）

此語雖亦涉及前清官制，然竊以爲無妨。蓋御史卽今之監察委員，名異而實同；循吏與翰林，雖無相當之名詞以代替之，然借用亦無不可。偶然想及，不忍舍去，信筆記之，願與同好相商榷焉。

五八 詩中歇後語

唐人詩云：「炎風生白羽，畏日隔青油。」按，「白羽」謂白羽扇，「青油」謂青油紙。（糊窗的青油紙）此種句法，簡直可謂之爲「歇後語」，真比「水泥行郭索，雲木叫鉤鞞」爲更壞。

又按，「畏」字亦壞。蓋此處以「畏日」對「炎風」，則「畏」字不作動詞用，而作

形容詞用，「畏日」猶云「可畏之日」，此種句法，字法，均劣極矣！

五九 詩文比喻

前日偶言以詩比人，今閱書又得數則，並記於此。有以水比文者。李耆卿云：「韓文如海，柳文如淵泉，歐文如瀾，蘇文如潮。」有以人比詩者。揚誠齋云：「李太白之詩，列子之御風也；杜少陵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楊升庵云：「太白詩，仙翁劍客之語；杜少陵詩，雅士騷人之詞。」有以動物比詩者。徐仲車云：「太白之詩，神鷹瞥漢；少陵之詩，駿馬絕塵。」有以文比詩者。楊升庵云：「太白則史記，少陵則漢

書也。」有以園林山水比文者，魏叔子云：「退之如崇山大海，孕育靈怪。子厚如幽巖怪壑，鳥叫猿啼。永叔如秋山平遠，春谷倩麗，園林亭沼，悉可圖畫。東坡如長江大河，時或疏爲清渠，潴爲池沼。」有以人比文者。清人評侯汪魏三家云：「魏如曹孟德，霸氣籠蓋一世。侯如孫仲謀，可爲其敵。汪如劉玄德，偏安巴蜀而已。」以上所比，皆甚精確，彙錄如此，以便記誦。

六〇 無鹽詩鈔

我今輯錄數年來所作詩，題名叫無鹽詩鈔。或問我命名之義，我便寫一首詩代答道：「世方愛西施，我獨重無鹽。不是揀老婆，

只照字面箋。淡泊明吾志，菜根有真甜。君如不信者，便請讀此篇。」

六一 書家故事

我曾聽到一個朋友說：「某書家在沒有成名的時候，當然他的書法，也不十分佳；但他却很喜歡動筆。每到人家，看到人家的白摺扇，（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摺扇是盛行的），不管人家願意不願意，就自動的提起筆來替人家塗滿了一扇子。人家却不願意接受，甚至於見他來了，便把白摺扇藏匿起來。後來某書家的名氣大了，書法也進步了，就有人上門請求他的墨寶。某書家覺得來不及對付，就定潤格，以示限制。豈知潤格一

定，來找他的人越多了。某書家又有固定的職業，而且收入極豐，滿不在乎賣字過活，於是他就感覺得會寫字的苦處，反不如不會寫字的好。然而無論如何，他總已成為一個著名的書家了。要做到後來的成名，就不得不有前頭那樣的自告奮勇。」據說；這是事實。我覺得很有趣，便隨筆轉述如此。

六二 牡丹亭與葡萄牙人間

接的關係

牡丹亭是中國著名的戲曲，不但是中國著名的戲曲，而且是世界著名的戲曲。現在已被德國洪濤生先生 Hundhausen 將戲詞譯成德文，並且實行扮演。在北平天津早已演過

了，後又在上海蘭心戲院公演。凡是看過這本戲的人，都知道穿中國裝說德國話的戲本是怎樣的特別。我在這裏，並不是評論這一本戲演得好，或是不好，我是因為德國人演牡丹亭，連帶想起牡丹亭原文中有一點和葡萄牙人有關係的地方。我就隨筆寫了這篇短文。

我們要知道牡丹亭和葡萄牙人有怎樣的關係，我們可以先看原文。

牡丹亭的第二十一齣，敘述一個名叫苗舜賓的欽差到廣州香山嶼多寶寺，觀看外國人所貢獻的寶物。這一齣中的登場人物；有欽差苗舜賓，有通事，有所謂「番鬼」。

今這把一齣中和我的話有關係的地方摘錄如下：

（老旦扮僧上）小僧廣州府香山嶼多寶寺一個住持。這寺原是番鬼們建造，以便迎接收寶官員。茲有欽差苗爺任滿，祭寶於多寶菩薩面前。不免迎接。

（淨扮苗舜賓，末扮通事，丑扮番鬼上。）（末見介）（丑見介）伽喇喇！（老旦見介）（淨）叫通事吩咐番回獻寶。（末）俱已陳設。

按，這裏所說的廣州府香山嶼，就是今日廣東中山縣（舊稱香山縣）境內的澳門，這地方在明代已租借給葡萄牙人，到清代已無

條件的讓給葡萄牙人了。

查牡丹亭的作者湯顯祖生於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一五五〇）牡丹亭寫成于明萬曆二十六年，（公元一五九八）而澳門租界給葡萄牙人，是在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一五五三）。

湯顯祖寫牡丹亭時，澳門租給葡人已經四十六年了。湯顯祖是江西人，江西接近廣東，當時候葡萄牙人在澳門的情形，給與湯顯祖的印象是很深的。

這裏我要聲明：牡丹亭中所寫的所謂「番鬼」的情形，並不是直接的指葡萄牙人。因為牡丹亭的作者是明代人，而這故事却是南

宋時的故事。本來，在唐宋以來，中國已和阿刺伯人及波斯人由海道通商，而廣州也就是商埠之一。牡丹亭戲中所謂「番鬼」，照理，應該說是指波斯人或阿刺伯人。

但寫小說或戲本者，往往以自身耳聞目見的事寫入小說或戲本中去，雖名為寫前代人的事，而直際却是現代的情形。照此看來，牡丹亭中所寫的香山嶼多寶寺一段的情形，和葡萄牙人在澳門的情形，有很深的關係。

這裏的所謂「番鬼」還說了一句外國話。「伽喇喇」。這句話不知是有所根據麼？還是湯顯祖隨便造出來的？

我們倘然能夠查出這句話確是何國話，那

麼，我們就可以確定我們所推測的話了。

六三 孫大雅食橄欖詩

孫作，字大雅，元末江陰人，著有滄螺集詩文共六卷。我最愛其食橄欖一詩，真是白描好手。詩云：

碧雲高葉樹亭亭，雨打風披子更深。到口真如覓幽句，急搜佳處已難尋。

其次則爲石菖蒲詩：

曉霧飛初溼，春苗翦又生，靜憐千葉瘦，幽喜一峯橫。鬱鬱明人眼，青青照物情。安期如可待，吾亦掃黃精。

詠物之詩，描寫深刻如此，亦不可多得。然亦不過就物詠物而已。若詠物而意不在物

，別有寄託者，則孫大雅之詩不可與同日語也。

六四 雪中芭蕉與春日桂花

王維畫雪中芭蕉，以畫景與事實不符，反被傳爲藝林佳話。或又謂南方冬月芭蕉不凋，然其地亦即無雪。終不能以此強解。王維畫景，自有佳處：有此事實，或無此事實，都不成問題。

王維不特於其畫中有此情形，即於其詩中亦有此情形。其鳥鳴澗詩云：

人閑桂花落，鳥鳴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

第二句說「春山」，第四句說「春澗」，

而第一句却說「桂花」；此非春日之桂花而何！但讀者向未注意，實則這可與雪中芭蕉一例論也。

六五 偷狗賦

偷狗，是所謂俗事也。作賦，是所謂雅事也。乃有作「偷狗賦」者，非「俗題雅做」而何！其賦有云。

搏飯引來，猶掉續貂之尾；索絢牽去，尙回顧兔之頭。

這不但「俗題雅做」，而且是「雅典俗用」。豈不可佩服乎！夫作之者誰？劉沆也。

見於何書？誠齋詩話也。誠齋詩話作之者誰

？楊廷秀也。楊廷秀者誰？宋廬陵人楊萬里

也。

六六 蟋蟀年年叫

「蟋蟀年年叫」，本不是詩也。枕上聞蟋蟀聲，偶然得此五個字，想把他作成一首詩，想了一夜，還是做不好，所做出的成績只是如下：

蟋蟀年年叫，黃花歲歲開。中秋才過去，重陽又將來。阿瞞一世雄，而今安在哉！空留短歌行，千古有餘哀！

從蟋蟀說到阿瞞，真不知說到那裏去了。這樣的詩也可以算詩，我真不信。自己也不知道怎樣會做出來。

然而當今之世，此類之詩亦甚多，豈獨這

一首而已哉！豈獨這一首而已哉！

六七 西廂記中的名句

一部西廂記，在中國文學中確是有相當的價值。但多數的讀者未必能深知其佳處，只是喜歡讀戀愛故事而已。此書我在少時，亦嘗喜讀，然亦未能深知其佳處，只是喜歡讀戀愛故事而已。今已二十七年以上，不復寓目，然偶爾就回憶所及，反能道出其佳處來。今夏偶論「月明如水浸樓臺」一句，略謂全句好處，在一「浸」字，此爲人所共知，然浸字之所以佳，則又多不能道。竊謂用一「浸」字，則所寫境界便大不相同，假使說「滿地月明如水」，這境界是「平面」的

，今云「月明如水浸樓臺」，是整個的樓臺都被浸在月光裏，這個境界是「立體」的。當然，「立體」的比「平面」的要好。當時我說這話，聞者頗以爲然。

今又從他人的文中，讀到他所引的西廂一句：「日午當天塔影圓」，我又覺得西廂描寫得工細了。何也？午前，午後，太陽光從側面射過來，把寶塔的影子投在地上，當然是長的，不是圓的。太陽傾斜的程度愈甚，則塔影愈是長。惟在正午的時候，太陽光從天頂上射下來，端端正正，一點也不傾斜，於是寶塔的影子也端端正正，一點也不傾斜。這很容易領會的。但再有比較不容易領

會的一點；好像有一句成語，說道：「植竿於地，日中無影」。（這句話的出處，現已說不出，但大意是如此。就事實說，這句話也是不錯的。）爲甚麼無影呢？因爲竿的上下是一般粗細，太陽光從他頂點照下來，那裏會有影子！說到這裏，我們才佩服西廂描寫得工了。

因爲西廂是說塔影。寶塔逐層的上小而下大，太陽從上照下，依然是無影（倘然反轉來，上大下小，那就有影了。）然而最下的一層，其周圍伸出的簷，終是比最下一層的本身要大，於是就有影了。這影子不消說是四周平均，換一句話說，就是圓的了。

總之，非像寶塔那樣凌空獨立，則不能有圓的影子；非「日午當天」也不能有圓的影子。我們差不多費了半個小時，才得把這個道理說明白；而西廂記的作者，只是輕輕的說一句「日午當天塔影圓」，一點也不費力。叫我們怎樣不佩服他呢！（讀者如不信我的話，可買一個安置在假山上的瓦塔，正放在懸空的電燈底下，實驗一下子。）

六八 鄭板橋題畫詩

鄭板橋詞鈔，其自序有云：

變詞不足存，簡亭樓夫子謂變詞好於詩。

我以為板橋詞亦不十分高明，却是題畫詩

好於詩。其題畫一枝竹十五片葉云：

敢云少少許，勝人多多許！努力作秋聲，
，瑤窗弄風雨。

予告歸里畫竹別濰縣紳民云：

烏紗擲去不爲官，囊橐蕭蕭兩袖寒。寫
取一枝清瘦竹，秋風江上作魚竿。

題畫蘭云：

屈宋文章草木高，千秋蘭譜壓風騷。如
何爛賤從人賣，十字街頭論擔挑！

又題畫盆蘭云：

春蘭未了夏蘭開，萬事催人莫要歎。閱
盡枯榮是盆盎，幾回拔去幾回栽。

這些詩比他詩鈔中旁的詩都要好。

又題畫四竿竹云：

一竿瘦，兩竿鉤，三竿湊，四竿救。

亦以少許勝人多許。我亦嘗有題友人刻印

拓本云：

三寸鐵，一方石，千鈞力。

板橋是十二個字，我是九個字，拙作不知

可比得板公否也？（板橋題畫，稱石濤爲石

公。誰知數百年後，又有人稱他爲板公乎！

至於石公很自然，板公却不自然，此非我之

所得而知矣）。

六九 對折詩

最近，上海各書店的書，都紛紛的打折扣，廉價。這個風氣，影響到作詩，也要打折扣。

扣了。怎麼說做詩也打折扣？有詩爲證。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愧我

欲寫才已窮，一首七律打對折。

這是最近友人要我作一首七律給他，我打

了一個對折，寫這四句送他的。前兩句呢？

本來也是有的，今因牽涉到某種私人的事，

恕不公布，暫用方框來代一下。

「對折詩」，這可算是今年文壇上新發現

的一個名詞了。

說到「對折詩」，我又想起「八五折的詩

」。甚麼叫「八五折的詩」？就是舊有的「

十七字詩」。他剛巧是一首五絕打一個八五

折。

七〇 楊升庵論樂府誤字

偶讀楊升庵詩話，其論樂府誤字云：

陝西近刻左克明樂府，本節郭茂倩樂府詩集，誤字尤多。略舉一二。如讀曲歌云：「逋髮不可料，憔悴爲誰容！」「逋髮」，謂髮之散亂未料理也。「逋」字下得妙。今改作「通髮」，何解也？今據郭本正之。

按，「通髮」固不可解，然「逋髮」亦不可解。竊疑「逋」字爲「鋪」之借字或訛字。「鋪」乃有散亂之意，「逋」何得訓爲散亂？升庵謂「逋」字下得妙，真不可解？

七一 名句不在多

薩坡賽路雜記

偶讀宋人碧溪詩話，有一條云：

西湖「橫斜浮動之句，」屢爲前輩擊節，嘗恨未見其全篇。及得其集觀之，云：「衆芳搖落獨暄妍，占盡風情向小園。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尊。」其卓絕不可及，專在十四字耳。又，七言數篇，皆無如「池水倒窺疎影動，屋簷斜入一枝低，」「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之句。

按，此言甚是。古人名句，往往如此，不獨林和靖的梅花詩爲是如此，就如「池塘生

春草，園柳變鳴禽」，「天際識歸舟，雪中辨江樹」，亦何獨不然。吾人至此，當愈信有了一「楓落吳江冷」一句，其他都可以不要；更佩服有了一「滿城風雨近重陽」一句，以下可以不必再作也。吾人忙忙碌碌，搜集古人逸句，除了在文學史上別有用處而外，在鑑賞文學方面講，那就真可不必！

七二 李太白廬山瀑布詩

李太白廬山瀑布詩云：

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

昔人評爲「磊落清壯，語簡意足」。誠然

誠然。但「海風」二字，不如改爲「天風」

。因廬山臨江而不臨海，况下句又有「江月

」。「江月」切其地，則「海風」卽不切矣，若謂不必從切不切上面論，則下句「一切」處亦不能見，豈非因上句連帶損壞了下句。

有些人說：作詩是作詩，不是編地理教科書。讀者也只能作詩讀，不能作地理教科書讀。這話我很贊成。但在這兩句詩的情形之下，却不必拿這話來辯護。因爲牽就地理而有損於詩，固然不必牽就；今有極現成的「天風」二字可用，改作「天風」於原句毫無妨礙之處，而却有許多好處，又何樂而不改！吾故敢妄改如此。

七三 西清散記中的「鬼詩」

西清散記這部書，在中國文學界中本來也

有一點小名氣；今被人翻印，名氣更變大了。

《西清散記》的體裁，略等於今人所謂小品文，其中重要的材料，有山水遊記，有一位農家女詩人，有此仙詩。

今只說此仙詩。我覺得那些此仙詩，不是仙詩，却是鬼詩。本來，鬼詩也有鬼詩自己的好處，然而人愛讀鬼詩，却不見得是好現象。這或者可說是不祥之物？

《西清散記》中的鬼詩，又可分爲三類：（一）是散記作者自認爲是鬼做的詩。（二）是散記作者自認爲，是仙詩，而實際是鬼詩。（三）是散記作者明明說是人作的詩，而實

際也等於鬼詩。

關於第一類的，散記有一段如下：『鬼附此，叱之去。越數日，此方設而鬼遽至，大書曰：各各先生也。……各各先生貧且鰥，咿唔夜把時文做。土窗月死漆燈微，野鼠偷油似貓大。多年風殼爛頭巾，皂紙著漿糊半個。篠花細白棘花紅，鬼母踏歌鬼公和。紙錢唧唧響空巢，寒鴉閉日煙中餓。白權人立呼子孫，三更掘穴腥沙簞。……』今按，此詩非鬼不能作也。

關於第二類的，散記有一段如下：『……夜頗久，仙至，爲詞云：娟娟到此，正天西寒夜。雲白茫茫罩平野。月光昏隔水，人斷

孤村深巷小，黃葉紛紛都卸。碧窗香縷淡，素粉如霜，不道仙娥便來也。今夕是何年？只記春愁，相思字，背人偷寫。恐歸去天風不勝寒，但醉我瓊漿一杯，多謝！……『這首詩，在作者雖稱爲仙，（仙女）實在滿紙幽怨，也是鬼氣多而仙氣少。

關於第三類的，散記有一段云：『……閣叔之題古廟也，其詩曰：荒山悲蕭條，虎跡沒未半。古廟恍無人，壁黑想樵爨。陰堂走枯風，似有鬼跡亂。苔深蟲蠹活，茂草碑橫斷。垣傾棟欺樹，神臂亦藤絆，竹影閃斜暉，脈脈照幽暗。』閣叔分明是人，但他這首詩也做得陰森可怕，實在和鬼詩相去無幾。

這不是我故意的如此說；就是西清散記的作者也說：『暑月誦之，冰人心骨』。你想，暑月誦之，也冰人心骨，這是多少可怕！總之，鬼詩不足奇，陰森可怕，乃是鬼之個性也；吾竊怪乎人而喜讀鬼詩也！

七四 此詩究竟是誰作的

「亭亭畫舸繫寒潭 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此詩見於千首宋人絕句，說是宋人鄭文寶作。又見於周美成詞註，謂是唐人鄭仲賢作。文寶仲賢是否一人，尙待查考；然一謂宋人，一謂唐人，不應如此參差。而又見於宋文鑑，則謂爲張文潛作。二十八字中，只有「寒」字作

「春」字，其餘二十七字皆相同，而作者又另是一人，真不可解。明詩綜，及松風餘韻，均載雲間女子陸娟詩云：「津亭楊柳碧毵毵，人醉東風酒半酣；萬點落花舟一葉，載將春色過江南。」（明詩綜，醉字作立字，過字作到字。）與前詩亦約有三分之一相同，而作者另是一人。這分明是因襲前詩而來。然前詩創作者究不知是誰。我嘗戲謂：只要他的詩做得好，我們都愛讀，正不必問作者是誰。好在我們是讀詩，不是「讀人」也。

七五 一窩蜂

「一窩蜂」為今日江浙通行的俗語，略有

「盲從」的意思。大家用慣了，到也不覺得怎樣。倘若追究他的來源，却有些不妙。

偶讀陸遊的入蜀記，有云：「富池昭勇廟神，吳大帝時折衝將甘興霸也，建炎中，大盜張遇，號一窩蜂，擁兵過廟下，相率卜珙。……未幾遂敗。」

原來「一窩蜂」乃是宋代的一個強盜的諱名。今人拿來指稱人家，雖非好意，然亦不至比之為盜，此亦俗語之當訂正者也。

但亦另有一問題。入蜀記謂：「大盜張遇號一窩蜂……」是該盜原有正式的姓名。

「一窩蜂」是他的諱名。這三個字是他自己題的？還是別人送給他的？這是一個問題。

說不定在張遇之前，已有這種俗語流傳於社會上，後來在張遇失敗之後，人家用這三字來稱張遇，正如今人用這三字是一樣的。如此說來，「一窩蜂」的本身，並不是盜名，只是曾經用他來稱張遇罷了。如此，則後人襲用，亦無不可。

七六 詩貴允當

偶讀夷白齋詩話，見一條云：

孫一元歸雲庵詩：「沙清竹碧鷗出飛，野老候余開石扉。」古人但言柴扉，荆扉，並無石扉之理。如漢人發哀帝塚云：「初至一戶：無扃鑰。石牀方四尺。牀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帶劍。」

。復入一戶：石扉，無鎖鑰。」一元好奇，初不知石扉乃墓中石門耳。故詩貴允當。

今按，此言甚是。因隨筆錄此，以為好奇或亂用典故者鑑。至於「詩貴允當」四字，作詩者亦當遵守。奇險或尖新，只管奇險尖新，終須允當。倘不允當，一定失敗。

七七 山居集

夷白齋詩話頗稱山居集。山居集者，岳漳河作也。就詩話所錄各句讀之，亦沒多大好處。然描寫景物，却極工細。我最愛其一聯云：「豆熟藏山兔，荷高宿雨蟬。」蓋豆熟時，山兔去偷喫豆子，故曰豆熟藏山兔也。

一個「熟」字用得_好。荷葉柄長得高，故蟬會棲息到荷葉那裏去。是「高」字用得_好。然「雨」字亦極重要。他能寫出蟬之所以棲息於荷葉底下，是爲了避雨的緣故。倘非避雨，荷柄雖高，蟬亦不願去也。此種用字法，係從杜甫學來。就全體而觀，腕手軟弱，胸襟局促，終不能如杜甫。若僅就這兩句而論，自是佳作。

七八 說書人王防禦

古今以說書著名者，只明末柳敬亭一人。其餘如武林舊事等書所載說話人（即說書人）姓名皆爲今人所不知矣。

據李日華紫桃軒雜綴，載宋人方萬里輓王

防禦詩云：

溫飽逍遙八十餘，稗官原是漢虞初。世間怪事皆能說，天下鴻儒有不如。聳動九重三寸舌，貫穿千古五車書。哀江南賦箋成傳，從此韋編鎖蠹魚。

觀此詩，可知王防禦亦當時說書能手，得方萬里一詩，能愈爲後人所重視。是可知柳敬亭之得名，全被當代文人所捧起也。

七九 拼死的文

明人詩文，自中葉而後，多無聊語，多頹廢語，亦多惡劣語。如王世貞藝苑卮言所記羅公紀事，真惡劣之尤者矣。其原文云：

南城羅公紀好爲奇古，而率多險怪之辭

。居金陵時，每有撰造，必棲踞於喬樹之巔，霞思天想。或時閉坐一室，客有於隙間窺者，見其容色枯槁，有死人氣，皆緩履以出。都少卿穆，乞伊考銘。銘成，語少卿曰：「吾爲此銘，瞑去四五度矣。」今其所傳圭峯稿者，大抵皆樹巔死去之所得也。

今按，羅公玘作文，這樣的拚命，真是何苦！作一銘而瞑去四五度，結果只不過滿紙是死人氣。然羅公玘的行爲固然是惡劣，卽王世貞記這段事的文字又何嘗不是惡劣！「雲思霞想」，「緩履以出」，這些都是硬成的死句，一點生趣也沒有。或者他這文也是

「死去之所得」也。

八〇 唐詩宋詩之分別

從前有人問我：「何爲唐詩？何爲宋詩？」
「我道：『漠漠帆來重，冥冥鳥去遲。』此唐詩也，是水墨山水也。『江流畫平沙，分派似迴筆。』此宋詩也，是工筆畫也。然此亦不過唐宋分別之大概耳，唐詩中亦間有工筆畫，而宋詩中亦非無水墨山水。」

八一 曹著的謎語

謎語之佳者，見聞所及，多至不可勝舉。然筆記諸書所載，多過於雅；而民間所流傳者，又多過於淺。頃見梁章鉅浪迹叢談所載一謎，頗爲別致，信筆照錄於此。

曹著機辨。有客試之，因作蛙謎云：「一物，坐也坐，臥也坐，立也坐，行也坐。」著應聲曰：「一物，坐也臥，立也臥，臥也臥，行也臥。」客不能解。著曰：「我謎吞得你謎。」客爲之大慚。

今按，客謎射「蛙」，著謎射「蛇」。若分別開來說，亦淺近無甚深意。今妙在著已猜中客謎，却不明言，只別以一謎使客猜之；客猜不中著謎，著仍不明言，只謂「我謎吞得你謎」也。

八二 尺八

「尺八」爲簫類樂器。今日本有此器。中國人詩文涉及日本事者，間亦言及。讀者多

認爲是日本物。其實，非日本物，是由中國傳至日本的。

唐人書中多言「尺八」。宋洪邁容齋四筆，言之甚詳，今轉錄如下：

唐盧肇爲歙州刺史，會客於江亭，請目前取一事爲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肇令曰：「遙望漁舟不寬，尺八。」有姚巖傑者，飲酒一器，憑欄嘔噦，須臾，卽席還令曰：「憑欄一吐，已覺空喉。（按今作筮篥）」此語載於摭言。

又逸史云：「開元末，一狂僧往終南回向寺，一老僧令於空房內取尺八來，乃玉笛也，謂曰：「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謫

在人間。此常吹者也，汝當回，可將此付汝主。」僧進於玄宗。特取吹之，宛是先所御者。」

孫夷中仙隱傳：「房介然善吹竹笛，名曰尺八。將死，預將管打破，告諸人曰：可以同將就壙。」亦謂此云。

尺八之爲樂名，今不復有。呂才傳云：「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太宗詔侍臣舉善音者。王珪魏徵盛稱才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太宗卽召才參論樂事。」尺八之所出見於此，無由曉其形製也。爾雅釋樂亦不載。

以上容齋四筆說尺八，見於唐人書共四處

。據言一也，逸史二也，仙隱傳三也，呂才傳四也。可見尺八在唐代盛行。今日本的尺八是從中國傳過去的，是無疑的事。四筆又云：「尺八之爲樂，今不復有。」可知尺八在宋代已沒有了。却不知保存在日本，至今還是有的。

容齋云：「爾雅釋樂亦不載」，可知尺八亦非古樂器。非特爾雅不載，以我見聞所及，唐以前書皆未見有此物。竊疑這是西域樂器，到唐代才傳到中國的。「尺八」二字乃是譯音，非謂長一尺八寸也。呂才傳會云：「才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十二枚長短不同，可證「尺八」並非指其長度而

言。逸史云：「……取尺八來。乃玉笛也，……」「乃玉笛也」四字，是上文「尺八」二字的註脚。可知在當時單言「尺八」，或尙有不知者，故必加此註。其爲外來物無疑。

然逸史及仙隱傳皆謂尺八爲笛，今日本尺八似中國之簫，何也？實則中國今日之簫在古時亦謂之笛。是唐人所謂笛，正今日之簫也。

八三 文債

我於今年七月以來，先後負文債一千七八百元。心中頗爲焦急。乃發奮盡四個月之力，（正式的職務除外）一一償清。直至十月

二十以後，始得了事。身心俱快，如釋重負。因隨筆寫成一詩云：『休言錢債苦，文債亦無情。有約期難展，登臺避不成。負他一身重，還罷兩肩輕。高枕安然臥，通宵直到明。』這不能算是詩，只是瞎寫而已。但這首詩也是所償之債之一部份，蓋濟公亦債主之一也。

然讀者又不要取笑我『自命爲賣文發了財』，此項收入，早已填補舊空矣。

八四 都都平丈我

田汝成委巷叢談載一條云：「社師讀論語：郁郁乎文哉，訛爲：都都平丈我。委巷之童，習而不悟。一日，宿儒到社中，爲正其

訛，學堂皆駭散。時人爲之語云：都都平丈我，學童滿堂坐；郁郁乎文哉，學生皆不來。

今按，此爲實事或寓言，尙不可知，（如謂事實，未必五字皆訛。）今姑不論。然村塾先生讀別字，學童習非成是，反以正爲誤，此爲實在情形也。這種情形，不但是從前有的，現在還是有的。不但現在是有的，而且現在比從前更甚。一則有一班人提倡別字，二則報章雜誌，消數日多，偶有訛字，則傳播得愈廣，愈速。都都平丈我真不足爲奇也。使田汝成生今日，亦以爲習見之事，而無須大書特書矣。

八五 詠物詩與詩鐘

偶見唐伯虎詠帽詩云：「試看滿中皆白髮，始知頭上有青天。」我以為這兩句詩絕似詩鐘中的「分詠格」。所不同者詩鐘分詠格是兩句各詠一物，而此詩則兩句共詠一物耳。然工穩切帖，實與詩鐘無二，故我知唐伯虎亦必善爲詩鐘也。

又讀清初人黃祖顛所撰物幻百律，其作法亦與詩鐘相似。今錄其尤佳者數聯如下：燈花云：「東壁借光難借豔，南枝知煖不知寒。」燭淚云：「紅冰未冷腸猶熱，銀箸初垂意未灰。」蒲劍云：「漫許截蛟沈碧水，聊將插石倚青天。」蟻陣云：「層臺聚族新屯

堡，寸壤陳尸古戰場。」泥美人云：「望眼欲枯幾化石，愁心如醉已成泥。」瓜燈云：「乍疑火樹逢元夕，忽駭匏瓜落大星。」《物幻百詠》上下兩卷，共五十題，每題兩首，共一百首。所有題目皆類此，故云「物幻」。喜作詩鐘者讀此，（專指分詠格而言）很有益也。

八六 王禹偁詩的語病

偶讀宋人王禹偁過泛吳淞江詩，覺得他語病頗多。隨筆寫出，亦可爲作詩者之參考也。原詩云：

葦蓬疎薄漏斜陽，半日孤吟未過江。惟有鷺鷥知我意，時時翹足對船窗。

這詩寫江行所見，似乎還不差；其實，詩中所寫的鷺鷥，究何所指，頗不明瞭。船雖然走得慢，但總是時時前進不停的；他所見的鷺鷥，究竟是一隻呢？還是前後所見的是許多隻？這已成爲疑問了。若說只是一隻，爲甚麼船向前進行，鷺鷥也跟着他向前進行？若說前後所見的不是一隻，爲甚麼說「時時」？因爲每一隻鷺鷥到他眼裏，都是「初次」，這就無所謂「時時」了。這確是語病。

其次，「過」字也不穩。因爲從此岸到彼岸，對江渡過，才可以稱爲「過」。今細讀全詩之意，並非對江渡過，所以說「過」字

不穩。若問何以知道他不是對江渡過？我道：既云「鷺鷥翹足對船窗」，倘使船是對江渡過，鷺鷥將翹足立在何處？我們只須設身處地一想，便可以知道他的語病了。

八七 五言詩鐘

現在我們所見的詩鐘，無論是分詠格，或嵌字格，都是七言的。從來沒有聽說有五言的詩鐘。

今見寰宇瑣記（清光緒間，申報館所印行的定期刊物，性質約等於現在的文藝雜誌。

）所載「巧對摘錄」，他雖不名為詩鐘，實在就是詩鐘。（分詠格的詩鐘）原書所載三十聯，有五言，有七言，每聯兩句，分詠二

物。七言的，和現在通行的詩鐘一樣，今不必轉錄。只從五言中，選錄較佳的數聯如下，以見一斑。喜作詩鐘者讀之，或可以資談助也。

枇杷，李林甫云：「門常花下閉，刀慣笑中藏。」紅拂，魯達云：「美人拚嫁李，和尚竟名花。」豆蔻，美人指云：「梢頭春二月，葱樣露雙肩。」伏生，牙刷云：「窮經拚老我，沒齒欲忘他。」旗，美人目云：「軍容寒落日，心事託橫波。」阮藉，真娘云：「窮途撐白眼，頑石弔紅顏。」鏡，美人云：「照來原似我，佯處轉疑卿。」花榮，賈元春云：「小名同李廣，生日占花魁」。

八八 豸雞

上海方言稱蟋蟀讀如「才基」，不知何所本。頃讀清初太倉人黃祖顛蟋蟀聲詩，有一句云：「吳俗兒童小鬪雞」，因疑滬語下一字當作「雞」字。蓋中國古有鬪雞之戲，今兒童以蟋蟀相鬪，亦如鬪雞，故稱蟋蟀為「雞」也。上一字疑是「豸」字。豸亦蟲類，（本來有足者謂之蟲，無足者謂之豸，後亦混用不分。）音「雉」，俗讀為平聲，又轉而為「才」也。「豸雞」，意謂蟲中之雞，是指蟋蟀善鬪如雞而言。此說不知是否，姑記於此，以待再考。

八九 東坡詩

薩坡賽路雜記

東坡文明達爽快，長於說理，而短於言情。其文如此，其詩亦如此。古詩無論已，卽七言絕句，雖言情，亦以爽快見長，與纏綿悱惻，含蓄無盡者不同。隨手錄數首，以見一斑：

和孔密州東欄梨花云：「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書李世南所畫秋景云：「野水參差落漲痕，疎林欹倒出霜根。扁舟（又作浩歌）一棹歸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贈劉景文云：「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荔枝云：「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

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九〇 歲字解

這幾天讀報，看見一件有趣味的事情。就是有人作詩，把「歲」字寫作「𠂔」，好像是「山」「不」兩字合起來的。於是就引起讀者的誤解。關於「詩」的問題，暫且撇開不說；單說「歲」字應否寫作「𠂔」。據說，這是所謂「簡寫」。不過，簡寫也要使一般的讀者能認識。「歲」字簡寫作「𠂔」是常見的，是我們所能認識的；簡寫作「𠂔」，我們却不認識。「𠂔」字，本來是一種公共的符號，既然這樣任意亂寫，就是失去符號的效

力。

也許有人說：既然可以簡寫作「𠂔」，又何以不能簡寫作「𠂔」？各種簡寫，總有人寫起頭，何嘗不能「自我作古」？

我道：原有的簡寫字，總有一點「簡的理由」。不過，有的容易看出，有的不容易看出罷了。今就說「歲」字簡寫作「𠂔」，確是有「理由」的。原來「歲」字本是「步」「戌」兩字合成的。一說穿了，大家一看便可以知道。後來變為簡寫，將「步」字下面的「少」字刪去了。只存「止」字，（今「止」字又變作「山」，這是錯的，應該作「止」。）另外用「夕」字代「戌」字。（因

爲同音的關係，所以就變成「步」字再變成「岁」字。這是很充足的理由。若寫作「岁」，未免毫無理由。

如今再說一點題外的話；「步」「戌」兩字合成「歲」字，也是有理由的。「步」字是古代「天文學」上通用的一個「動詞」，他的意義，恰等於現今通用的「測」字，或「推算」二字。「戌」是「干支」的名字之一。古代多用他紀年月日。「步戌」就是推算某月爲「戌月」的意思。到了「戌月」又是一年了，所以「步」「戌」二字合成「歲」字。我對於「字學」是沒有研究的；但我相信「歲」字構成的理由是如此，「歲」字

簡寫作「步」的理由也不錯。我也不反對用「簡字」，但不願隨意亂寫，寫出來使一般人不能識。因爲這個結果很危險，就是怕要鬧到「文字破產」。

九一 秋日荒園小景

秋日荒園，情景蕭索；卽目成詠，偶得兩句云：

「幾隻螻蛄談戀愛，

三千螞蟻奪城池。」

然則如此世界，亦頗熱鬧。欲續成一首而苦不能，姑記於此。

九二 嘲莊周

莊子云：「夏虫不可以語冰」。此言也。

是古之真理也，而非今之真理也。今六七月間，滿街有冰可買，夏虫雖不敢近，然今之夏虫與古之夏虫生平不知有冰者，終不可同日而語。今之夏虫真可以向古之夏虫自命爲見聞廣博。而同時莊先生「夏虫不可以語冰」這一句話，已根本可以取消。因信筆寫一詩云：「不管今與古，不管寒與暑；買得一塊冰，且與夏虫語。」

九三 限韻詩

「限韻」詩，是舊式的文人以文字爲遊戲，本無足取。但亦有天然生成，被文人偶爾捉到的，却又不能不歎爲「絕唱」。古人說：「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此之謂

也。

前見南京某報載，青溪詩社以「棲霞山」命題，限「孤」「鬚」「狐」三韻，冒鶴亭一絕云：「龍潭西上一軍孤，往事真成捋虎鬚。記否孫郎偷渡夜，滿山篝火正鳴狐？」

此詩真可說是天然生成的，不過被文人偶然捉到了。他是只可偶然一有，而不可常有。他是千萬首中只能有一二的。我現在雖然稱贊他好，却不願人家有意學他。有意學他，那就百分之百要失敗。

九四 白話中夾文言

「文言」和「白話」雖然劃不極清楚的界限，但是像「之」「乎」「者」「也」，「

的「底」「了」「呢」這一類的字，却是有分別的。但在最近幾年來，一般寫「小品」的「白話作家」，却又喜歡故意的在全篇白話之中，偶然用一二個文言「字眼」，即「之」「乎」「者」「也」等字是也。（這裏的也字是一個）這也不必多舉實例來證明，愛讀小品文者只要隨時留心一下，就可以隨地遇到。

我也常見寫貫文言的老先生們改寫白話，然而他們的技術却不高明，三兩句中，就要於無意中露出文言的老調兒，怪難看的。却是寫「小品」的「白話作家」在白話中有意用的用幾個文言虛字，反而是俏。這是甚麼道

理？無非是「有意」與「無意」之分耳。（耳字又是一個）

現今寫「小品」的「白話作家」大概都是如此。這究竟算好，還是不好？我只憑「直覺」來看，以為是好，然也說不出好的理由來。今讀了明人的小品，乃一旦忽然而有悟。他們是以文言為主體的，然而在文言中偶然用一二個白話「字眼」。其好處也就在這裏。啊！明白了。白話中夾文言，不是等於文言中夾白話麼？

這樣的體裁，（無論是文夾白或白夾文）與其貶之曰「四不像」不如褒之曰「夾竹桃」。

九五 劉老三考

劉老三，即漢高帝也。史稱高帝姓劉，名邦，字季。何得憑空有劉老三之稱？

曰：非也！「邦」乃做了皇帝以後所題之名，非其初名也。高帝自稱其兄曰仲，而高帝自身又被稱為季，可知「仲」「季」皆非名，乃「行次」也。猶今人言「老二」「老三」，亦猶江北老所謂「小四子」「小五子」等等也。

且高帝之父，只曰「太公」，而亦無名；父且無名，子已可知。高帝本出身於民衆階級，有姓而無名，本是常事，何足怪哉！

然而後來做了皇帝，皇帝而無名，豈非笑

話，故爲了「裝場面」起見，亦不得不補題一名。於是遂題名曰「邦」。在做皇帝之前，名也沒有，更談不到「字」；尤可證明「季」爲「行次」而非字也。質言之，當時所謂劉季，即今日所謂劉老三也。此亦讀史者之管見也，因作「劉老三考」。

九六 「搭訕」「打訕」「

打棚」「打諱」

偶然在報上讀到某君論「搭訕」一語的短文。他大概是說：應作「搭訕頭」。省去「頭」字，覺得生硬。又說：不如作「打棚」來得更通俗渾成。

我的意見，與此略有出入。「頭」字原是

九五 劉老二考

劉老三，即漢高帝也。史稱高帝姓劉，名邦，字季。何得憑空有劉老三之稱？

曰：非也！「邦」乃做了皇帝以後所題之名，非其初名也。高帝自稱其兄曰仲，而高帝自身又被稱為季，可知「仲」「季」皆非名，乃「行次」也。猶今人言「老二」「老三」，亦猶江北老所謂「小四子」「小五子」等等也。

且高帝之父，只曰「太公」，而亦無名；父且無名，子已可知。高帝本出身於民衆階級，有姓而無名，本是常事，何足怪哉！

然而後來做了皇帝，皇帝而無名，豈非笑

話，故爲了「裝場面」起見，亦不得不補題一名。於是遂題名曰「邦」。在做皇帝之前，名也沒有，更談不到「字」；尤可證明「季」爲「行次」而非字也。質言之，當時所謂劉季，即今日所謂劉老三也。此亦讀史者之管見也，因作「劉老三考」。

九六 「搭訕」「打訕」「

打棚」「打諱」

偶然在報上讀到某君論「搭訕」一語的短文。他大概是說：應作「搭訕頭」。省去「頭」字，覺得生硬。又說：不如作「打棚」來得更通俗渾成。

我的意見，與此略有出入。「頭」字原是

上的，是民衆化的，這也不用多說了。但是仍免不了有一二缺點。這當然是吹毛求疵的話，然缺點終究是缺點，全體中此類甚多，今只舉一首爲例如下，題目是「孩子自己抱」。詩云：

自己的孩子自己抱；

不抱孩子的太太沒人要！

我從邁皋橋唱到夫子廟，

人人都說刮刮叫。

的確是刮刮叫。我打算拿他從南京的夫子廟，唱到上海的城隍廟，普遍的宣傳一下。

但全詩意思雖好，却有「太太」二字不妥。因爲自命爲太太的，或是被人家奉承爲太

太的女人，一概要不得，不管他肯抱自己的孩子也罷，不肯抱自己的孩子也罷。這種根本的弊病，還是在「做太太」，不單是在「不肯抱自己的小孩」。所以這裏不如把「太太」二字改爲「女人」。這是第一點。

再者，所謂「沒人要」，是「沒人同他結婚」的代語。然說「沒人要」乃是把女性當作男性的「所有物」。在古老的人物口裏說出來，自然是不成問題，而在陶先生口裏說出來，就有問題了。這是第二點。再者，既然稱爲「太太」，無疑的已經「有人要」了。（實在應該說已經有人和他結婚了）既然有人要了，自然有要他的人負責。若在「有

人要「無人要」之間，而冒昧的稱他聲「太太」，他一定要柳眉倒豎，杏眼圓睜，罵你一聲……這是第三點。

然而一個「要」字，想修改，也無法可改，我也只好不唱了。

九八 替易實甫改詩

從古至今，只聽見有以作詩出名的，總沒有聽見以改詩出名的。這就可證明改詩是吃力不討好的事了。改詩已經是不討好，而替自己改自己的詩還可以說；若替人家改詩，那就更不討好。替人家改詩，已經是不討好了；而替名人改詩，又要加倍不討好。

但是我不管，硬來替易實甫改一下子詩。

易實甫的詩名，可大得了不得，然而我也不怕他，改只管改，好在我總有些理由可說也。易實甫的原詩，前文已經說起過，他的大意我也以為是很好的；不過我覺得尚有可刪的地方罷了。

現在先說他的原詩，原詩前次已經引過，今不嫌煩瑣，再引一下。題目大概是一觀操，詩云：

萬耳如一耳，萬目如一目。萬手如一手，萬足如一足。已得十八九，不愆四五六。我有至訣更願諸君讀：萬心如一心，萬腹如一腹。

我想原詩也有累贅之處，不如刪去若干字

，改如下式，比較的更簡些。

萬耳如一耳，萬目如一目。萬手如一手，萬足如一足。更願萬心如一心，萬腹如一腹。

這樣，比原詩的意思絕對沒有減少。反轉來說：被刪的各字都是多餘的。既然是多餘的，就應該刪去了。這個理由，還不明白麼？

從前柳州做了一首漁翁詩，蘇東坡說：刪去了末兩句便要更好。後人都認為是公論。我刪易實甫的詩，也勉強可以援引先例，然而「公論」不能常有的，我終恐要吃力不討好也。

再者：就詩論詩，我前曾提出「超脫」二字，今觀這一次的刪改，仍不外「脫超」而已。因此覺得「超脫」二字，便成了寫詩的方法之一種。（當然還有他種。）我便把這二字鄭重的提出來，貢獻給作詩的同志罷！

九九 殺風景的詩

嘉興地方有個煙雨樓，他既然打出了「煙雨」兩字的招牌，當然是叫人家去賞煙雨的。當天淡煙微雨，獨泛扁舟，至湖心樓中小坐，看四圍煙樹人家，在若有若無之間，真是一幅倪黃妙畫也。

可笑，可笑，我不明此理，有一年（大約七八年前）六月心裏，從上海趁火車趕到嘉

興去玩煙雨樓。那可怕的太陽，曬滿了一樓。而且樓是四面有窗的，所以任便是上午，正午，下午，都有太陽，而晚上的「西曬」尤其是熱得要命。在樓上坐了幾個「鐘頭」，簡直是如坐在蒸籠裏（四面有水也）不禁大叫何苦來，何苦來！於是就做了一首打油詩，聊以解悶，如今已忘記了前二句，只記得後二句云：

辜負樓名號煙雨，我來偏遇大晴天。

倒霉，倒霉，在六月裏，老遠的路，跑到看煙雨的地方去曬太陽，這不怪自己跑錯了路，還怪得誰呢？

不料天下事無獨有偶，某年的九月十二那

一天，就是廢歷的中秋，上海有大批的人，趁火車往煙雨樓去賞月。他們之目的是在賞月，却要揀到一個看煙雨的地方去賞，這又不知何故。然而假使也遇到大晴天，那就是「豈不快哉！」偏偏那一天上午天晴而熱，下午忽然下雨，而天氣也轉涼了。晚上瀟瀟的大雨下個不停，那裏有月亮呢！

往煙雨樓去賞月的「羣衆」之中有幾位是我的朋友，據他們玩了煙雨樓回來說，「那天晚上不但是看不到月亮，而且受了寒，（去時衣裳著得太薄的緣故）真不合算。」我笑說：「你們跑到看煙雨的地方去看月亮，不是和我一樣走差了路麼！」因隨筆贈他們

打油詩一首：

自投錯路自遭災，徧體淋漓也活該。此地樓名叫「煙雨」，誰教賞月的人來？

一〇〇 國茶與國曆

中國人的頭腦太不清晰，無論是向後退，或是向前進，自己都沒有正確的認識，只是盲目的跟着人家。

這種情形，隨處可以遇到的。我就拿最小的事做一個例罷。自從有了國術，國醫，國藥等名稱而後，許多人就以爲無物不可「國」，無事不可「國」了。最近，我看見某處的一家茶葉店，大書特書的打出「國貨茶葉」的招牌。這四個字也可簡稱爲「國茶」了。

却不知凡是在中國境內的茶葉，絕對的都是國貨。正不必標出此是國貨，以自別於舶來品。「國茶」二字是不通的，「國貨茶葉」四字，也是不通的。然而竟有人自以爲通了。又如我們通稱陽曆爲「國曆」，這「國貨茶葉」更要流行得普遍。但是「國曆」二字也不通。因爲「國曆」乃是「本國曆」的簡稱。請問陽曆是中國專用的曆法麼？不是不是！是世界通用的。那麼應當稱爲「公曆」才對。然一般的人，只知盲目的亂用，而毫不追究其所以然，弄到後來，竟是莫名其妙。這雖是小事，然由小見大，這很可以證明中國人對於各事太不肯用腦筋思想一下了。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出版

薩坡賽路雜記

著者

出版者

發行者

總發行所

現

廣益書局

廣益書局

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

南京 南昌 萬縣
廣州 漢口 重慶
長沙 瀘州 成都
別封

